

藝文中之三

序

送敖巡檢序

元危素



天厯至順之間海南黎母山

在瓊州安定縣卽五指山

寇作出師討之時

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爲之前驅謂之答刺罕軍答刺罕軍

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

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徭獠人之爲寇者初

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仍潛與寇通寇出則有

司必使之逐寇寇旣不可得乃盜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

賞其民懼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里無所控訴歲復仰給縣

官耗費亡藝言者熟知其爲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爲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拔數城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饌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予嘗攷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內旣平十一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敖遂初

按梁孟敬先生居隱圖記稱家萬載此云宜春蓋舉古郡各言之

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

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專居是職乃蘇公之願爲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早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盍愿舉陳於闕下方侍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予言爲然否

采說學齋稿補

陳侯述職還任序

明 涂 觀 豐城

述職臣子之大節也內而王畿外而藩臬以至要荒凡服命守土食祿者皆三載修覲天庭重臣節也旣至京師胥集於

天官冢宰暨臺憲考其善最品其賢否以定其黜陟其賢善功最有足徵者合章上聞特頒璽書俾之復任重安民也於時吾江西萬載陳侯實在其列介行間其交游春官周君宗智等請余言爲贈予惟臣子之禮述職爲重而朝廷重在安民則又有黜陟之典近者會同考覈以善最無聞黜罷者十餘人厥選精矣陳侯賢善功最足稱奉天章擬脂車以慰父老引領之望予將何言爲之贈予聞侯以東廣雋才發身科目出宰於袁律已莅事興利除害廉幹日著歲己丑亢旱甲午霖雨害苗稼特甚時又猛虎當道啞人侯爲禱於城隍之神旱則雨降霖則晴應虎則他逸鄰邑稱爲三異民有頑狂

梗化肆毒於鄉侯聞而檄召之明正其罪而竄逐之又有盜賊若干人出沒山谷爲害滋蔓侯募鄉之勇健者設法畧緝捕未幾俱獲之良善以安遠近復有除害之譽其他政事率多類此夫牧民之職興利除害爲先興利而利生除害而害去非特其才之敏也其忠信誠慤之心必有素孚於神人者是宜守郡者稱之爲藩臬者稱之茲述職來京冢宰臺憲亦合章稱之璽書褒嘉俾之復往安民則所以修臣子之禮副民社之託上下之間交盡其道矣是行也不亦榮且重矣哉雖然古人贈言不以頌而以規傳曰官怠於宦成旣盡其已然益勉其未然慎終如始以自圖遠大可也爲臣子者忠於

所事黽勉竭力以安民食君之祿固無忝於心矣然上之待  
下旌能舉善無所不至若某也牧大郡某也莅藩司非昔之  
賢令尹乎君其勉之豐爵厚秩顯庸於時斷有可期矣豈特  
交遊諸公之望哉亦區區贈言願望之意也

成化丙申邑志序

明邑教諭 喻 淳

絕邑不可無志也一郡非志則一郡之事蹟無所考一邑非  
志則一邑之事物微可稽郡邑旣志則古人之建置沿革興  
廢之由山川人物風俗美惡之異遊宦政治賢否得失之殊  
與夫戶口貢賦之盛衰多寡文人才子之揄揚歌詠靡不於  
此焉寓志豈虛文哉予成化丁酉備員於茲每觀山川秀麗

風氣清淑意必有魁奇特達之士生於其間者欲輯其志以  
稽前代之事物而不可得間有得者無非因實錄之故事撮  
其大畧而細微曲折多有遺漏矧未鈔梓僅出於人之掇拾  
紛紜舛訛不足以便人之觀覽予嘗慨之庚寅春喜得守禮  
司訓邑人陳瑚與予同謀葺理是志奈釋服遽去不果迨癸  
巳冬郡守榆杜常顯侯以郡志未備命各邑儒官採集類聚  
以益之予幸喜得與其列於是仍取其前志未載搜訪名  
古蹟有補於風化而切要者益之於志復詢於耆人碩士非  
關於時務而繁冗者弗錄損其所繁益其未載經綸始末竊  
附已意釐爲四帙以供其去取遺稿未刊今歲秋予以九載

秩滿行將有期一旦諸生列館下謁予言曰志乃邑之藻鑑  
可以窺古今廣聞見風化所關觀先生於邑志留心久矣茲  
而不梓行於世則斯邑事物之類殆將與木石同爲朽腐願  
繡梓以永其傳匪爲不負先生之用心抑且以表章斯邑事  
物於悠久矣因是其言遂忘固陋命工鑲梓以慰諸生意其  
間魯魚亥豕未免起後人之譏也雖然是志之作雖爲不工  
庶乎無掛一漏百之失倘後之人與吾同志廣詢博采以增  
益其未志俾方來之生長於斯遊宦於斯得以觀覽是書者  
猶可以頗知其事物之一二焉亦庶幾乎斯邑之小補云耳  
嘉靖癸卯邑志序

彭

澄

邑舉人

邑志昔作於純皇間距七紀有奇於今湮蝕既有年矣邑人  
咸病且恤之澄恆竊有志焉屬侘傺淖鞅時力未之逮歲壬  
寅又以小吏事湖南竟齎志以行盡乎如求弗獲越明年側  
聞郡志增新矣輒爲之慶幸稽古右文樹聲貞教著言立政  
我郡公東明范欽公用志殷矣又安得邑如其郡竝舉厥墜  
哉靈之發波之涌襲其飄食其餘固將有莫心也移時果里  
姻邑博龍君國臣遺書澄曰東明公入覲京師星輅經邑因  
進予輩屬以志事謂志紀事之書也史之流也統志畧於藩  
藩畧於郡郡畧於邑非故畧之也悉書不勝書也今郡志矣  
邑有不得儷諸郡者幾熄已爾邑舊稱名境在昔獻哲頻仍

積運而興理也地以人靈有在也邑志可談諸顧茲成命亟  
圖仰效迺聯邑學生龍國賢辛御良輩相與緝閱載籍蒐稽  
隱遺諮之乎耆碩參之乎鄉評卽以先是報郡志草爰加整  
飭闕衍刪益譌舛釐定編年紀事義例一準郡志云業已徵  
文念菴羅太史公得首肯矣若宜敘諸末簡噫茲典也曠時  
而興一舉式成范公之功偉矣制集郡長翁無異議費自己  
出尠有旁涉以告竣事龍君暨諸彥豈惟有勞以庀役已哉  
是故可以觀志矣澄不敏不獲操濡穎翰以從事得樂觀乃  
成以酬夙志幸矣矧又得以名氏附書耶刻成僭書以識予  
幸若夫摺網撫目遡原窮委輝方策垂金石信且傳於弗朽  
則賴有念翁之文在

嘉靖邑志序

龍允中  
邑舉人

癸卯歲夏我袁少保介溪相公推所知吉郡人士來新袁志  
維時郡守東明范公檄下邑學搜採故實別示允中亦與參  
稽草創以上於是邑博陶冕以庠員龍生國賢辛生御良龍  
生國相彭生天祿應命與允中更互讐校事旣竣僉謀加詳  
成邑志板行之允中期當偕計羈跡京師不及卒約未幾兄  
對山士通入覲持書與志抵曰志得東明公之命而翁之倡  
諸鄉士之贊成矣子可無言允中展而閱之則見綱舉目張  
織巨罔捐義井井矣文斐斐矣益有感而歎曰昔何其爲之

難而今又成之易也是故觀於茲而天下四方之志可知焉  
蓋事之難其舉也始以其官守者承奉簡書勤渠弗遑視此  
謂非急務而起乎不與相涉土之人有有志者矣又限於蘊  
藉之歉與或苦於糜費之無措也萬載自建治迄於今日代  
有賢令至於鄉之先達由文學登科歷卿佐者載在志冊亦  
既可考然而纂修之積遠濶無聞何邪必其賢而官守者任  
無久歲而鄉達皆蚤自嚮用奔走宦途不得頻處桑梓而暇  
爲之故今索其舊僅存一二亦殘斷幾不可讀而其篇端所  
云實自其時郡守常侯命邑博喻淳編刻以傳始也今且七  
十年於此矣歲改時移邑故泯泯而華顛父老將靡孑遺何  
恃不恐幸遇郡公蒞袁政通人和使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用能以其餘閒倦葺郡志以率先我萬載比及車轍所到獎  
進諸生懇令董役則上之人既非昔之傳舍吾域而愨然者  
倫也况於時秉筆諸彥則嘗慕子長班生之爲人故能旁羅  
百氏卒以旣溢之流煥昭詞藻萃歸典要至於羣士夫尤協  
力出私羨以翼之者未有難色宜其旁無紛擾而告成果易  
易也自是闔境往蹟昭然在目而山水若增色與夫弊習之  
浮澆或因有勸懲焉則其繫於風教豈小補哉允中愧辱泥  
塗不獲親攜撫助涓埃顧僭言末簡用識歲月蓋實有榮耀  
矣若夫昭揭篇首以輝光我萬載者知已納履文儒鉅公之

門而今特虛以俟也允中何敢

徐侯生祠志序

各一唯

彭天補

廣洞橋者吾邑西鄉也已生祠徐侯而環鄉之民咸起而爭曰吾眾人之母也豈爾鄉所得私耶邑中之民復起而爭曰吾賢父母也孰不得祀之亦孰不欲祀之而獨於爾鄉何耶乃請於今父母張侯度邑之迎春亭隙地爲通衢復捐俸佐之不旬日而祠成豐棟飛甍崇廣麗緻像而肖之以識不忘一時能言之士述休美揚湛濊亦旣爛然文矣余率邑民百拜祠下乃相與作而歎曰夫侯也去吾萬踰一星矣而政若新吾儕不以久故逸也其瞻依之也若撫摩噢咻之未嘗離不以遠故狎也是可以觀政矣侯之莅萬也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立罷之而其大者莫如平巨寇恤水災邑谷深山阻崎嶇曲折其治境之窮處爲沂源大圍介乎寧新楚湘犬牙相制箐薄磳澗繚繞暴悍者穴匿其中閃倏跳警而殲除之令急於郵傳侯談笑樽俎默授方畧遂探穴俘之林攫壑薙醜類一空且置壘設鎮增銅鼓石守禦之兵以絕亂源而食樵之鶻化爲好音歲丙子淫雨爲虐漂廬舍圯城堞莽莽巨浸民不得耕食侯出帑餘鑲庾羨粟便宜從事躡文法之所禁而不以爲嫌予之粟以活餓者其稍有食而將餓者與之金躬自行鄉落間以口計其貧弱而賑貸之不使負戴襁褓



者相屬於道其他葺津梁以資利涉營高閭以奠寧宇緩徵  
輸以甦積逋諸所厝注一出於純心精慮絕無鬻恩要譽之  
私程難什伯於昔牧而計效倍之是豈貌取聲襲爲哉夫衝  
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破骸骨之骨者非大鉞無斷微侯  
則菴苻之眾孰與肅清沮洳之區孰與安輯民幸脫鋒鏑之  
警而得享更生之慶是侯之大有造於吾萬也故構而亭未  
已也復祀而鄉祀而鄉未已也復祀而邑冠裳赫奕俎豆森  
嚴衢歌巷謠朝尸暮祝稽古勿剪之棠墮淚之碑類皆得之  
身後未有若侯今日之過而化生而榮者也昔韓昌黎公以  
潮刺史量移吾袁及召還赴闕欲推放免傭隸之政施之天  
下而袁人廟祀至今儼然潮於海內爲各郡卽以侯才方昌  
黎潮亦不能竟侯才而卓軌循聲已跬步於袁之下邑昌黎  
公有德於袁厯於茲而民不能忘今吾民去侯僅十餘稔其  
能不依依者豈人情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侯今之昌黎公  
也誦斯道大原仰瞻孔卓之詩卽侯已心任之矣余不佞敬  
綴言於末簡

貞烈傳後序

明治中

葉

璽

邑舉人

往余忝竊池陽謁忠烈祠則悚然歎其六烈女與黃趙雙忠  
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而六烈中若黃侍中翁夫人  
并二女俱赴溺死則尤爲嗟異嗚呼死生亦難矣粉黛笄禱

之流顧若是烈而貞耶彼冠裳鳴佩者相然信死後相背之  
盤也二女同心遂與其母偕耶夫忠臣烈女其義何異哉孔  
子曰匹夫不可奪志蓋謂是矣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  
弗獲死然耶初槐鳧任君之自景陵遷萬載也蓋攜妻妾一  
子二女以行僅六十里夜盜突劫其舟任君之妻李與其二  
女奮不辱於盜遂投江而死夫槐鳧君於黃侍中所遭雖不  
侔而李與二女之死於翁與二女之心未嘗不同一烈也說  
者謂翁與二女之死爲黃侍中身化然則槐鳧君亦淵源於  
光祿廷尉公刑于者然耶烈哉李與二女之得其正而死也  
蓋其貞心峻節旣不肯爲盜所辱而又恨其力不能磔諸賊  
奴徒堅其不從之志以禦之則彼不騁梟心於狼性不已也  
故寧以身卽沈於江漢之廣母寧以身俟刃於盜賊之手卒  
之三姬沒彼凶殘者亦怛然寒膽遁去槐鳧君父子因得以  
保全然則黃之翁死於夫有婦道焉黃二女死於父有子道  
焉李雖不死於夫而因全其夫以及其子則婦道貞矣任二  
女雖不死於父而因全其夫以及其兄則子道貞矣明識遠  
圖志不可奪赴死如歸誠知所處豈感慨自潔其畫無復之  
者可同日語哉且攷翁夫人投水時引二女手結其裙裾及  
覓屍得之斗門橋下母子三人引手尙一串國人異之有司  
用棺殮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今按槐鳧君所述李與

二女死節狀亦謂其母女三人齊扭下水後三日屍骸突出  
子母猶相連襟帶謹飭其面如生則又似乎翁與二女者豈  
天所以昭其烈者固然耶景陵人士亦必曰此任邑博妻女  
嗚呼三姬並烈清芬不朽五葉滄滄水冽風高彼謂節而生  
命少延者君子直以且暮眎夫何足云抑又聞先正有言天  
之報施於人莫大於其子孫之賢不肖而不知者以其身之  
富貴貧賤壽夭真論舛矣卽史記馮道傳見其曲顏苟活逢  
迎數主節享高爵重祿視其君若傳舍過客然亦竟殄後也  
今觀任節婦李之履行殆有烈丈夫之所難者雖其相槐鳧  
君成大儒爲名師疑有未盡則將於其子養元乎駘之人亦  
願見養元之力學績文當有以爲節婦榮也余固壯任節婦  
母女之死有同於黃節婦母女之烈而深信天地之正氣人  
心之秉彝無間古今未嘗泯滅獨愧夫婦女鬚眉自喪其心  
而爲諸姬之恥者

連城集序

明知府 汪若冰

海內文章家毋慮數十百然大率根乎性術淵靜沖恬者其  
文醇以典豪宕瑰璋者其文奇以邁生平表樹亦多稱是康  
樂崑岡張先生雅負奇才起家高第佐南司馬曹海內想望  
風采迨秉憲分藩若而年周旋西粵我粵之人日祝其出擁  
節鉞入筦樞衡以究經濟之用不謂年不滿德位不匹才未

究萬分之一至今尙論者往往於翰楮間窺見一斑令嗣汝梅彙先生遺稿若干首爲一集而問序於余不佞業從鄉父老沐先生膏澤迨入袁而先生抱疴山中僅一望見顏色然高風朗韻自得於謦欬指顧之餘當粵之多事也高夷外訖山寇內煽而歲且祲甚先生不難以其身爲保障擘畫方畧動中機宜宣諭一檄賢於十萬師邊郵晏然家室安堵誰之力也庶幾當八面而制百蠻者哉彼妒口篋書先生不顧未幾朝論白尋補滇藩乙巳入賀遂高卧不復起則先生之能已見於天下所爲履蹈固自有不朽者區區文章特剩技耳今觀序記之鋪敘詳核檄劄之縱橫曲折駢語莊麗翰東委婉叩之冷然金石之音咀之冲然五味之和所謂神氣英發而德器冲恬蓋兼之也以故矢口成詞不事刻畫而文采自工卽以登古作者之場吾未知所低昂也豈與夫說鈴和鼓工鞞輓以見奇者同日語哉不佞鄙俚不嫻古文詞而叨守名郡竊嚮慕乎先生之德因及其言之文也不辭而爲之序

崇禎丙子邑志序

侍郎 朱世守 安福進士

作史者其有所閱乎閱夫世流之與俗化也閱夫地產之與天違也閱夫土確之與人悖也閱夫上有惠而不下究下有隱而不上聞也於是攷覽往蹟斟酌時事稽鏡人林緣筆而書之離爲類例合爲篇帙令覽者一舒卷而令昔之盛衰物

力之盈縮藪滋之情形皆洞若列眉入其國不必資油素訪  
耆碩而已知之矣夫志一邑之史也作之者非第以侈人文  
彰形勝蓋亦有惄然之慮愀然之思爲良爲疲斬以轉世之  
觀聽而不至以所聞疑所見膠而視之槩而繩之以日驅其  
民于流散可以觀忠可以觀慈矣萬載故爲袁望邑昔號康  
樂故謝靈運之所封也乃今何如哉民不力於穡而浮派有  
加土日非其故而逃死四方者日聞俗益蠱而賦益逋閭閻  
之內盡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嗚呼是尙可以昔之康樂槩之  
乎吳興章使君以名進士來令是邦而會其時夙負積天災  
行督賦之檄紛紛雨下民不知上之如是乎急也而第仍其  
故上亦不知下之如是緩也而第叢其責於令之身侯軫其  
凋敝之實悉其逋欠之繇時時削牘而爭之又時時下教而  
諭之周旋折旋不難以一官爲萬民之命而他非所計也蓋  
八載之中捋荼茹蘖上未必知之而民知之民亦未必知之  
而天知之庶幾家視官子視民古之循吏者非乎嗚呼安得  
天下盡章侯布列有位又何患乎民生不遂盜賊不止邊鄙  
不靖哉侯復念邑志不可闕而湮莠及百年於是戴星之隙  
廣爲蒐羅輯爲斯編類例井然文彩煜然而于賦役猶三致  
意焉蓋侯之所以爲志也旣成以眎余而命之序惟我安成  
之去康樂櫛比而鄰惟我躬耕武功之麓地分親切自笑脫

籍仕林長伴麋鹿因悉康樂三紀以來之卓令如我同年畢  
新安與今吳興章使君先後芳猷炳煥不朽卽耽卧未獲一  
入咨治道而心神嚮違何幸得是編而卒業也輒肅然葉拱  
誦之其意切其衷痛其神業業焉如有所深思而極慮筆之  
所至心亦傳焉嗚呼侯之志可知矣聖人不易民而政知者  
不變法而治夫欲布令於流水之源使上與下相習而不相  
格自非辨土物本民情求無跋盭胡可得也萬載卽僻壤其  
人蓋亦沐浴先王之化而彬彬以忠節文學知名宇縣豈其  
嚚梗自甘飴而忍於負上哉顧膠柱而鼓刻舟而求本疲而  
欲等之富本聚而忍逼之渙則無乃師心而治者之未調其  
俗而以一切臨之無惑乎民日散而土日荒也今邑之故犁  
然陳於前矣是保章職方之所括也是風謠俗化之所出也  
是山液水膏之所萃也是貞臣蓋婦良師帥之所臚而列也  
爲疲爲豐爲良爲頑爲可腴削與當喫咻不待終卷固已有  
咨涕涕呼而曰艱哉吏也憊哉民也輜軒之史采而上之當  
宁有不恫然念此羸者萬乎夫侯之爲治一邑卽披肝見肺  
猶一世之憲也而是者且貽萬以百世之憲自非凌民以逞  
其亦誰不覽是而惕若融若以家視官子視民如侯哉萬之  
民自此瘳矣將康樂者仍還於康樂矣然則是志豈僅僅文  
墨議論以垂于著作之林乎哉一日而萬載則一日而是志

存也山可泐石可裂而是志必不可朽侯之心遠矣用是標而序之以詔來茲

崇禎邑志序

鴻臚寺卿 袁業泗 宜春進士

昔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之志卽史也天子之志一統之典禮宗焉一國之史一國之典禮具焉一邑之志一邑之典禮寓焉見禮知政有由然哉浙右韋侯來令吾萬以禮義閑諸生以文教淑民心文章政事滿路口碑考往徵來重新邑志萬固儼然周魯哉萬巖邑也亦材藪也其山崒嶽而磋礧其水縈紆而綠波其人好修而寡和往昔不論迄國朝龍德剛以觀察力挽綱常捐軀靖難與同里黃太常皎皎日月爭光他如郭少司寇易藩伯龍叅知宋都諫等項背相望或犯顏敢諫批鱗垣闕或宣威布德鎖鑰封疆更僕未易數而以志書湮失表章無人時移歲改久且沈淪國賦自改條鞭後萬屬江介獨稱上疲近以兵興故混行加派累而又累十室九空催科掣肘讀康樂民隱諸書韋侯條列其狀一字一血南糧改折尤極哀控即鄭俠流圖不是過也然邑無成書奸宄任意地方痛苦誰入見聞侯慨然以文獻爲已任遠稽往牒近採新編日與薦紳子弟員討故實探幽蹟一善之長必錄一字之嫩必收華衮鈇鉞纒纒洋洋列人物則忠臣孝子之行炯然溢日記

國課則流離顛連之狀灑然愴心覽山川風氣則高人達士  
鍾靈毓粹以膺名卿碩輔之選者當不乏人是志所關係非  
渺小也觀風大吏得賜乙夜之觀袖章上聞萬之氓其有豸  
乎此侯一世之伐也且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侯最滿久不日  
以臺省召後之人繼是任者做而行之或踵事而增華抑烹  
鮮而游刃流膏剩馥與世罔極又侯萬世之伐也先是庚申  
歲黃郡伯友寰公修廢舉墜力行龔黃之政重修郡志爛然  
改觀泗亦忝與筆札各邑蹟傳似已具載而以府志職要書  
不盡書不無掛漏今萬志幸侯續成俾府之缺者補疎者詳  
飭衍刪益尤爲一郡之全書也韓宣子譽言乎哉侯諱明傑  
別號青岑戊辰名進士浙烏程人不肖業泗請老林下散人  
且不文不能具一言以揚盛美聊附片語于篇志慶幸焉

崇禎邑志序

譚經濟 邑貢

粵自九邱禹貢作而圖志已肇端矣然莫備於成周營之地  
官藏之司馬識之宗伯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  
者是秦漢以來縷不可殫述肆惟我朝損益三代而於圖志  
尤加意焉方洪武改元之三年卽令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厥後復有一統志之  
修而郡縣亦各有圖經地志之藏如萬雖崑邑乎曾亦有操  
觚以紀其盛者惟是世代遼邈故籍殘闕不得爲完書已垂



百年崇禎己巳冬西吳韋侯以名進士領是邑承凋敝之餘  
 休孺植僵釐奸剔蠹凡救焚拯溺一切為民請命之事載在  
 額天四議民隱六刻者心血幾嘔手腕俱枯初下車周咨廢  
 墜搜縣志剟而雜考郡乘核而畧決意修復而無奈歲灾薦  
 至未可卒舉日攜拾見聞蒐羅傳記至乙亥八月越六春秋  
 胸中有成竹矣遂慨然自任曰志猶史也組事如縷貌物如  
 繪著隱如秉炬之畢照示遠如泐石之不磨乃令之銷沈烟  
 草等於斷爛篇章是誰之責歟維時進邑士大夫商評較訂  
 片語隻字俱出如椽謬以不肖經濟董其役剗方始忽奉  
 朝命移所轄郡縣各以圖志進侯益旰夕凜為裁定案牘之  
 暇遍訪村墟長老之口購求野史宿儒之筆上下千百年間  
 表章若而人總括若干卷寧惟建置沿革山川靈蹟風俗物  
 產種種色色較若列眉即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賦稅之  
 完虧若繪諸圖若指諸掌凡夫黷冷忠魂巖棲逸客孝子貞  
 婦莫不微顯闡幽重開生面邑乘家牒事帙時牋遺編古詠  
 為學士之明璫翠羽者莫不辨鼠刻魚聯珠貫玉一展卷而  
 爛然憶昔成周時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亦若是已矣  
 琅函既具進而獻之天子供乙夜之覽必將躍然曰山陬下  
 邑亦有忠肝義骨死國之難者乎亦有茹芝食霞可用為儀  
 者乎亦有倚馬作文騎驢成韻煥璧玉斗墟之曜者乎猗歟

休哉迨披至土瘠賦重流離疲瘵之景又必將惻然曰培塿松柏饒有靈氣彼山嶙嶙何以攀躋而犁乎彼水涓涓何以一葦而航乎則壤成賦初何以誤科畸重乎彈丸黑子地磽确不毛何以竭蹶而供乎文物之昌明方足動聖明喜而赤子之瘡痍轉以厯聖明憂其喜者可射奎婁而迴筆架之瀾其憂者亦可挽天河而灑甘霖之潤寬恤之詔拭目且夕下則仁人不朽之澤萬世曷有極也濟雖伏在草莽猶幸沐浴太平之賜敢不載筆而頌河之清因稽首爲之書

康熙癸亥邑志序

常維禎

志者何志邑之所有也有歷久鮮變者如山川城池壇壝之屬一徵之即足以紀信因之可也有歷久稍變者如官司兵衛祠廟之屬細考之亦足以紀信仍之可也有歷久屢變者如戶口賦役陂渠之屬詳核之不特足以紀信而兼可以垂世志之不可不晰也

今天子削平僭逆寰宇雍熙島嶼遐荒靡不革面因

命天下郡縣纂修圖志彙輯上陳以大

天王一統之義此誠千萬年難覲

盛典楨也備員茲土躬際斯會乃延訪碩彥博採遺聞備悉纖毫寧繁毋漏而其所尤加意者在戶口諸篇蓋緣萬邑處江右奧隅高山叢逼土脈枯浮兵戈旱潦之文載籍迭見以故士

鮮卒業農之蓋藏工無售技之資商絕懋遷之物在七十八  
州縣內夙稱上疲近自吳逆肆狂兵寇連毒屠洗焚掠愈不  
可問雖數年來荷 各上臺殷殷於元氣之復漸覺寧止然  
而休養生聚正未敢以旦夕計夫一邑之史所記所載大畧  
因民而有民生遂則記載之事皆效靈生色故牧斯土者能  
於邦本注切豈惟風俗返醇忠厚懋著爲邑之光卽草木禽  
魚見諸篇牘皆休徵而足嘉也楨是以於戶口諸編三致意  
云

雍正癸丑邑志序

汪元采

萬邑志乘自康熙癸亥年編輯至今垂經五十年其中典故  
制作建置沿革隨時遞更不有記載何以傳後年歲既久則  
故老日稀文獻不足後之人亦奚所據而爲踵事增華之地  
也且前志刻板十亡二三挂漏旣多卷不成帙因集邑中紳  
士撫拾癸亥以來事蹟故實依類增入俾不至於湮沒遺忘  
而采復於其中斟酌裁訂惟期實而不誣信而可徵以垂不  
朽至於前志所載悉仍其舊今止補其殘闕未敢少有刪潤  
續修之道如是而已惟是萬之爲邑地僻山多壤瘠賦重民  
難供輸而苦於敲扑第以今日而較之往昔完納者猶能恪  
遵

功令不致後時故采於田賦戶口之篇存舊著新不厭詳復夫

苟早潦螟蟲之不作大有屢書則賦雖重而民猶可給不然者萬之供輸猶難言之也夫鑑水知貌鑑古知今合新舊之牒而讀之則知夫隆替興衰悉本於天時人事而補救轉移之權則操於臨民上者繼是而作者夫亦善其所操以乘時利物豈非萬之幸哉采媿不文無所發明謹就續修之事聊贅數言于簡端

序義學

汪元采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公卿大夫與凡民子弟皆得入其中教之以聖賢之書申之以孝弟之義開之以功名之門廣教化美風俗育真才端必由此後世不然是以學校無真儒名教多敗類風俗日澆人心日僞而莫知所止萬載土瘠民貧亂靡有定數年以來講習多輟居官者謂讀書爲人自己事何煩上責也夫邑令爲民父母父母於子養之教之其心始慰坐視昏愚不爲省憂乎知縣常維楨於康熙十七年冬來吏茲土時滿城荆棘居民鮮少多方招撫次年方漸歸集鳩形鵠面何能從事詩書雖欲興起造就無由也而與人爲善惓惓不忘至十九年民氣稍舒即立義學於闕帝殿延生員汪映極爲師招致生童一十餘人肄業其中所需薪米束修禮物皆捐貲以時饋給每年約費五六十金公暇親詣督課勉勤戒惰諄諄尤以正心術勵廉隅敦倫紀

與禮讓爲先朔望發題作文精通者賞之疎謬者正之告諭  
條目詳列嚴警是年冬學憲詹試袁取義學生員何士傑郭  
邦泰優等錄科童生辛勤學宋啟璉辛受道進邑庠二十二  
年學憲高進童生辛如璟郭鍾耀辛金聲辛受位宋廷御易  
首乾辛邦榮鄧上朱文光宋希雯汪有耀十一名補弟子員  
由是文風士習亦自彬彬儒雅較之往昔日新月盛後之居  
官者慎勿視此爲迂務也

四書理解序

學政 湯 聘

崑山徐氏初學辨體一書本老泉評孟子疊山評檀弓及有  
明郭鍾之徒評諸經遺意而集其成然於四子書則缺而未  
備也虔州楊廣文維鑑好古勤學迥絕時趨晚年取四子書  
悉以文法評之大意與徐氏辨體相等不可謂非卓然成一  
家言者竊維朱子讀書之法第教人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不  
可橫生意見妄爲穿鑿若徒以文求是則周子所譏爲陋者  
矣今觀易序因辭通意之說則沿流溯源寧與航斷港絕潢  
而求至於海者同類而共笑也哉余悼士習文勝急欲進以  
實學而慮難遽轉亟因其素所沒溺者而姑爲之因勢利導  
焉按試諸郡輒用辨體一書爲多士訓楊廣文適以四書理  
解問序於予予嘉其能補徐氏之所未及也於是乎書

丹山文稿序

待講

熊爲霖 新建進士

客有抱父癸之盃康侯之鼎犧象之尊薄遊五都之市者過者見之見者亦過之或笑而摩挲之或嗤之客亦卒無一言祇自莞爾而已既而有詫嘆者曰之人也之器也曷殷紅隱碧如是耶中互雲紘雷罍其研丹飛翠塗乙以爲是者耶客亦弗言又於稠人喧豗中有一凝神而諦觀者曰客從何來乃抱此絕世法物也惜哉恐識者之希也古有之知希道乃貴吾子假欲邀鑒賞於大地也胡不綴之以夜光之珠荆山之玉星屑而錯以乳金之跌紐乃徒抱爾土花苔蠲之餘留數千年真舊質耶君子曰皆非也世豈有父癸之盃康侯之鼎犧象之尊尙於稠人喧豗中求知已耶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見可過亦可吾自存吾寶焉風雨有靈天與相深耳丙申初夏陳子丹山從袁山來鹿洞從予遊稍憩息出其存課以視予因有感夫此情此境書跋以歸之未審亦相眎而笑莫逆於心否耶

李厚岡集序

大學士 費 淳 浙江進士

李明府厚岡予癸未同年也爲人樸誠端謹篤學勵行居家孝友鄉人化之其爲文宏深肅括高出輩流不懈而及於古登第後因需次尙遙授徒鄉里陶冶羣材著作益富銓期既屆先選湖南承興今年餘以憂去服闋挑發雲南任督峩呈貢令十餘年勤心撫字治行有聲予兩任滇藩均得共勦吏

事且以同譜故益契洽焉既而淡於進取引年乞休挽留弗獲又以宦橐蕭然暫延爲大理書院師期年始僦裝歸里自是以後不通音問者十餘載矣壬戌夏予防河清江嗣君光宰來謁始知厚岡已於庚申冬月朔化去並捧其所著經義攷四書細論地理考古今體詩文若干帙就正於予予細加繙閱竊歎其闡發書旨折衷醇正考訂山川見聞精確形諸吟咏抒寫性靈均足以信今而傳後者惜予防河公冗不及作序緣書此以貽之嘉慶七年壬戌七月既望

最秀園文稿序

宜春令

黃河清

臨海進士

文必載道翼經而後其言立三代下如賈生達於禮董子深於春秋韓子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比比皆是予嘗有志於學未能自力惟所至必事賢士大夫冀同志有以扶進之比來宜春於萬載得兩人一爲厚岡李先生湛深經義著述等身爲予所事者先生則以友遇之一爲朝岳辛子爲予所友者而辛子顧執禮甚恭凡予樸學堂集詩文辛子並爲定而序之茲哀其最秀園稿自家走南昌欲予一言予能無本其志而畧道其所以爲文者乎夫江河之大且深也皆有重源長流不息而又滙納百川之水故能經南北數千里沛然而達於海以斯文論之六經非其重源乎辛子初見時曾以所著春秋申議相質予因知其潛心經學自後予有所作必屬是

正辛子於予亦然嘉慶初就館樊副總戎益相與切劘無間而予之獲奉教於李先生亦自此始方其時公暇輒理舊業先生數郵示辨明經旨之作歲率四五通而辛子時出所爲文皆本古誼扶各教殷殷求益之意溢於書問間每燭跋更關心目開朗恍乎至道在前誠不知上有公府之趨承下有簿書之鞅掌也以予於道無所聞於文無所得而李先生與辛子共信其不敢自是不能自己之志有同焉者故往復相深直諒多聞之助日受之而不自知而辛子之所自爲亦從可識矣今徵序於予又屬審其佳惡淵淵乎不敢自是循循然不能自己之志歷久不變過此以往又烏能測其所至乎韓子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其身而已矣辛子勉乎哉江之越離堆下淫豫河之冒積石出龍門激蕩成奇不可方物惟其來之有本故遇境斯成瓌觀也辛子其益勉乎哉今厚剛雖不復作矣而辛氏多賢融初孝廉暨進士敬堂嘗相與肆力古學敬堂遠宦都門而融初近在里閭可效切磋獨予匏繫章門回思昔年師友之益渺不可再此又因序辛子稿而悵然增感者也

周義門序

知縣 徐日都 奉新 進士

萬載黃茆周氏七世同居

天子旌其家曰義門蓋



國家承平日久涵濡休養和氣薰蒸至於山陬僻壤莫不欣然向  
化甚且累世孝謹聚順一堂視夫異宅別爨思以肥其一身  
一家者茂如也豈不盛歟月臺辛君萬載文學士又周氏姻  
婭也知其家甚確嘗告予曰周氏之先不及詳今歷七世世  
推一人主家政百數十人皆受裁焉自習舉子業以至力耕  
任勞服賈走四方量其資之近而命之無弗從者績紡紉緘  
使婦女各執一事以供冬夏之布無私鬻於市者小兒女序  
坐飲啖寂不聞聲家故薄所食粗糲園蔬而已魚肉非歲時  
伏臘不設至於老者賓客未嘗或缺凡卑幼稟命拱而立莫  
敢坐於長者之前平居教子弟循循有禮里中識與不識望  
而知爲周氏子也予聞而歎曰周氏家法推之平天下可也  
豈特風示一鄉一邑已哉宋江州陳義門百犬同牢而食一  
犬不至衆犬不嘗今周氏有豚甫生母亡旁犬就豚乳之日  
以爲常夫和順之氣由人而及物不假勉強而皆出於性之  
自然卽此一犬先後如出一轍是足膺義門之

寵錫而無愧矣辛君請予文紀其盛予固樂道節義之事者遂書

以爲序使歸於義門庶有以堅其志而爲天下後世法焉

質孚詩稿序

大學士

戴均元

大庾進士

萬載辛君元展緘其尊甫質孚公詩稿寓書問序於予公與  
余同舉於鄉歷官於蜀所至有聲內擢部曹未幾引疾去曩

余視學川中校士之暇與公翦燭論詩妙契元匠心折雅深  
宦轍分馳駒光若駛每當花朝月夕未嘗不想見撚髭點筆  
時也論語言授政不達誦詩奚爲良以詩本人情該物理苟  
明乎溫柔敦厚之旨卽達乎弛張損益之宜公以孝友之性  
高潔之操仁厚之心淹雅之學措諸事業形爲咏歌矚然超  
出流俗蓋有存乎作詩之先者矣晨星易落宿草方滋展閱  
遺編不勝今昔之感率書數語郵歸元辰以志譜誼於勿忘  
云

寒衣會序

辛從益

窮民無告王政必先撫而字之朝廷所望於良有司也而有  
司所望又在於民之相恤恤之事有二饑與寒而已饑者易  
爲食而寒之給衣較難天下有偶荒之歲無不寒之冬以常  
有之困行多費之惠宜其難也古司徒之職族使相葬黨使  
相救州使相周上以是帥下以是勸所以成親睦之化也我  
縣土瘠產薄而民情尙近厚好義樂施之舉往往有之自歲  
饑公米樂助外其設公會爲窮民計者有因心堂施棺之會  
有育嬰堂養女之會相葬相周救與古義合而寒衣之施尙  
闕焉蓋以費侈人繁情僞多而喧爭易啟也邑侯錫山丁松  
濤蒞任之四年頻歲豐登四民安業思所以廣恩樹德求民  
困所未紓進父老紳士訪焉則僉以寒衣宜施對侯慨然立

出金三百付之已而縣人競相傳頌以爲我公誠仁甚乃肯捐清俸爲吾縣窮民計吾儕爲同縣奈何不自相恤於是爭輸樂助不勸而集數日間得八百金而未已迺相與推廣侯惠計永侯之澤於無窮先立輸冊登侯捐數於首邑人所輸陸續次焉并請於侯先事酌籌製襖施襖之法及存留生息之規備具擇邑之殷實賢能者司其事官爲左右之侯旣喜邑人之勇於從義也爲核定程式載於冊而屬余以序余惟賑窮恤貧俗之美政之仁也昔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部閱饑民裸行以便宜出所在布作褐衣晉鎮南將軍劉宏憐持更老兵無襦給韋袍複帽並見稱史冊然皆出自官帑非由減俸今侯此舉視兩賢有過之無不及五袴之歌復見於今矣而縣人感侯之仁亦遂能踴躍捐助以此見善倡必應而政之大可爲也是冊也傳遠鄉之聞風踵捐者尙不知其幾以吾邑好義之多不患公財之不聚而特慮誤於所施誠能守侯之意而推之將來釀金所舉皆有益民生事旣不惑於非義之義而民得因免饑寒而益生其廉恥禮義之心我侯衣被萬人之澤豈有涯乎於是欣然搦管而序之嘉慶丙寅八月旣望

不負軒文稿序

學政

王

鼎

蒲城進士

爲文之道本乎學學之旣裕而以文達之必能合乎聖賢立

言之意而不苟爲藻績艱深之詞以求勝於人蓋其所以爲學者於四子書六經之義往復尋繹深得其旨趣之所歸而又博求秦漢以來典籍証以先儒論說與夫日用行習之宜本不徒以文見也卽以之爲文亦必充然沛然使人見其文而知其學之底於成東坡所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者正謂此也予嘗持此說以論文自有明王唐歸胡以及金陳章羅輩與

一國朝熊劉以下諸家雖所入之途不一所造之域亦殊而其所言之理皆純粹精當而非俗儒意計之所及者學之有餘而不可以襲取爲也嘉慶壬申視學兩江日與諸生論文其文之佳者固可卽文以驗學其文之未卽佳者勉以爲學之道而其後文亦蔚然可觀充積旣深發越自茂必然之理也萬載宋生理暨姪廷英持其先祖不負軒文稿請序於予予觀其根柢盤深枝葉峻茂才力閎肆而一歸醇雅不悖乎王唐歸胡以來所傳之法誠非尋常操觚所可及以爲其故不徒在文也其必肆力於經史博覽乎古今而於文發之也劉彥和有言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其斯爲善於文者乎其斯爲不負所學者乎

敬堂文稿序

知府

鄧傳安

浮梁進士

敬堂辛君治經先於予而邃於予余曩疑周禮何以有姜嫄

廟而無帝譽廟及得交君乃知禘所自出之確爲感生帝舍  
鄭氏說別無可從也又疑馬鄭俱傳古文尙書何以古文至  
東晉始出及聞君言乃知孔冲遠正義所列舜典汨作九共  
諸篇名實西漢之真古文因博求闕顧兩家書以證之嘗念  
余與君同受知於翁覃溪先生余治經未卒業而君著冬官  
旁求易圖存是已成書余自壬戌後不見君者逾十年比歲  
在丁丑余謁選來都而君卽世已四年矣志術與同而年命  
之不可恃如此豈獨故舊交遊之可傷悼也君子僕奉所刊  
敬堂文稿求序於先生與余先生已諾之矣未及作而卒余  
覽君說經文字則余所歎服及蓄疑而未遽以爲然者皆在  
其中又覃溪先生表君墓文云所與校勘注疏說文諸條俱  
存予篋中而稿中無之余嘗見先生說文校本有君所辨卑  
爲卑隸體之說知君精於小學發明古音古義者尙多惜所  
存先生篋中者無從搜羅以補遺佚也當先生未卒時余屢  
以說經文字質於函丈先生輒手筆題識謂今日能以考訂  
助我者無第二人蓋誘余以學而歎君之不存也使君尙存  
則余今日之游京師君必有以益余矣今執筆而序君文蓋  
不勝情隨事遷之感云

因心堂冊序

邑署令

周

澍

錢塘  
拔貢

嘉慶丙寅夏余攝篆萬載世家子王生本培執摯問字余爰

其醇謹并知其家學有自暇出因心堂冊索序閱之知其自  
太父來積德深矣堂始乾隆十八年生祖寅齋邀同志七十  
人爲掩骼計詎今五十四載銀兩不足三十而施棺無算兼  
修理道路有餘則買田且構堂宇焉皆寅齋經理功也事本  
長民者責蒞政日淺未及舉行方以爲歉生家世清貧顧毅  
然爲已任相因勿替豈不可敬而在堂諸君皆能因其不忍  
之心以行不忍之實各解私橐鳩成盛舉以視公子麥舟驛  
丞瘞旅相去何如風俗不旣厚乎要非倡首之功不至是夫  
善作者須善成今堂之始寅齋旣生息致羸堂之構厥弟雲  
亭復偕劉恬齋輩經營得法可謂善作矣承其後者尙務所  
以成之當遴選老成司其出入歲有贏餘便可垂久天下事  
不盛則衰不消則長盈虛之數必無中立也在堂諸君其念  
之抑不忍之心卽仁之所見端也使因是心而充焉達則濟  
一世窮則盡其力之所能爲敦善行而不息一言可行終身  
以是爲修心之道可卽以是爲傳心之道亦可

高城九老齒錄序

郭大經

古者大夫退老教其鄉之子弟及興賢能鄉老鄉大夫獻其  
書凡以教起於鄉尙齒德厚風俗也高城古高侯鄉南唐李  
徵古產於斯刺袁州敕改所居曰懷舊鄉孕秀里徐舍人先  
聖廟記稱其炳筠州之靈可見山川秀異賢士挺生越於今

雖科名不逮昔而蓄道德能文章龐曾壽考樹一鄉儀型者  
猶踵相接也辛氏世居其地族督瑞庵先生士林推祭酒其  
族蔚山公從之公並以行誼著比屋而居者爲王氏明經弼  
予與岐山律堂二公俱端風尙勵名檢望衡居者則余族惠  
軒前輩以禮法範及門多造就同族西京公亦力持名教有  
先民矩矱惟周靜齋明經相距約數里不時過從里之人以  
九老目之共矜式焉憶余弱冠後授讀山泉書屋獲謁瑞庵  
惠軒兩先生而靜齋弼予蔚山諸老亦時接其言論風裁每  
見瑞庵先生與諸老游息也來而翩然望而睥然聚而藹然  
其貌恭其色懌其詞簡樸而溫文蓋道氣之勝直與古香山  
九老爲期矣閱歲余倖售北上薄宦於外末由過其地側聞  
諸老構宅一區燕集有所旣而後先謝世祀木主於其中以  
鄉之人薰德善良當必有緬溯風規不能恕置諸懷者奚啻  
子孫不忘云爾哉今夏四月瑞庵先生曾孫明珠姻丈謀梓  
諸老齒錄委序於余余作而歎曰盛矣哉斯舉也自交道之  
衰浮薄輕弃劉孝標著論已慨乎其言之乃能於數傳而後  
修其祀復系以譜聯屬之思將有引於勿替者從可知諸前  
輩道義相結其託根也厚而後世賢子孫篤承先志其綿澤  
者彌遠已朋友之義孝弟之心守先待後之事悉於是乎在  
鄉之人觀而化焉相與崇齒讓厚風俗賢能之興若徵古其

人者挺生輩出又安在今之異於古所云也是為序

四書日知記序

龔士範

自宋伊洛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少顧言論孟而或遺學庸言學庸而或遺論孟未有知四子之為全書者惟朱子號集大成定學庸論孟為四書為之章句集註稿經數易而後定垂沒猶修改其用功較他經尤深厥後如真氏德秀之四書集編趙氏順孫之四書纂疏劉氏因之四書集義精要胡氏炳文之四書通詹氏道傳之四書纂箋等書皆宗主章句集註而心得所抒亦有足匡其不逮者未始不為功於朱子也萬載郭明經復齋先生績學士也余甫莅斯土即訪知其研覃經訓老至不倦竊景仰之今年春先生手其所著四書日知記九卷來示余并乞弁言余惟四子書習自童年而其理終身玩之不能盡惟善讀者舊學勤商新知日啟其所講明而切究者功匪淺渺也今讀先生是編見其彙參諸先儒說解而得其異同復博證羣書以折衷於一是凡一章之體要與一句一字之神理以及書中天文地理制度名物無不領會融澈辨識詳明朱子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是編兼而有之洵足拓士林之見聞而羽翼紫陽也夫



碑銘

分守金滄道叅政彭公平叛碑

明御史潘一柱保山進士

粵稽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諳遠畧始而  
滋萌既乃僨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之自唐終  
宋蒙段竊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武漸以文教平  
寧熙洽二百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段進忠故段酋別部  
恃其強固數加凌暴旋謀篡奪驟襲嘉龍殺之殘裂肢體僭  
據矯命寬之勿誅猶勿悛弗戢反謀益急治械儲餽劫戮橫  
肆颺來颺去爲大永諸郡憂萬厯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叅  
知銜命守金滄兼攝分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傲  
於前直指南海潘公濬旣抵鎮廣詢熟諮聚米畫地得其險  
扼所在進兵所由計非五萬眾不可公曰么膺狡寇急之則  
困獸必且爲逸虎惟計致之則一籠鳥耳廉諸郡僚得其精  
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大理陸司理麗江陳倅雲  
龍州牧各授方畧或揚我皇威或昭我大信或攜其腹心或  
離其儔黨左提右挈前犄後角舉逆寇所恃爲常策而萬無  
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禡其神魄賊遂進退齟齬應援道  
絕乃僞托赴愬希騁詭辨冀緩須臾且以跋扈故態擁衛強  
兵逼城而陣名爲待命將出於不意以得志因率逆眾由永  
平間道驟抵大理乃公之分布已定賊適入穀中命薛中軍

陳周二揮使一鼓擒縛諸脅從罔治論而遣之不遺一寇不  
修一人隨往撫餘民則鏟崖濬壑險厯百盤猿攀猱接窮其  
巢窟搜獲藏鏃數斗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滇  
徼諸彝世以爵土爲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犄角  
獷牙得機早制弧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克自勿反熾  
乃蠢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倒以柄而愈恣若養癰疔不忍  
割決尤而效者觀望踵起非公沈幾妙算及諸大夫宣勞運  
奇必勤大舉滇西諸郡雲龍生靈豈能安枕乎夫張吾三軍  
以斬馘奏功未始非聲罪致討之宜也然在仁人不忍言而  
智者尤有萬全之慮焉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有兵不試而  
威震費不殫而功全殄積年之大憝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  
爰止是土者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尸祝當億萬禩何紀  
極耶周守首奉公密計躬履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戴  
公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貽後世乃屬爲之頌其敢以不文  
辭謹志其畧如此公名白新號祖銘壬辰進士江西萬載縣  
人繫以詩曰西南郡縣自漢元封固以外藩界啟雲龍黑水  
爲池表鎮崇峯唐治不經淫黷作凶赫赫天亶盡界蠻賈明  
德開天統一區宇迅掃炎氛漸以干羽眷茲歸正世作藩輔  
詎謂異孽種有獍獠戕類賊規恣睢跋扈弗治彝狄大我皇  
仁德不可懷兇頑弗悛負彼狡穴治械儲固劫眾張威慘戮

邊民襲首篡奪奄有蘭津塵我牧伯赫斯震怒爰整戎旅剋期師度彭公至止淵慮卻顧諒茲小醜跳梁魚鮒但叩囊底寧煩搜捕乃諮庶尹藉以前籌虛受轉圖才智兼收上策攻心乃亂乃謀進退趨趨狼狽而投伏莽升陵險譎深幽螳臂猶恣適懼兔罟一鼓盡縛不試戈矛反首接足斷領懸體封豕旣殪萬口騰謳誰其貽安方岳列侯祠貌社稷報祀千秋欣爲王民耘耔田疇薄賦輕徭化日優游凡爾百彝共戴天休逆族殄除順則懷柔恪保乃世毋爲後羞

采滇南  
文書補

何侯去思碑

名錫命

國朝

宋希陳 邑舉人

我萬載無公署官無倉厥學無義館也蓋數十餘年矣歲丁丑何侯適來甫下車見舊治傾圮毅然曰是誠在我當是時以數十年之蔓草荒煙而欲復興於一旦鮮不以爲難侯捐貲經營百堵皆作麗譙有樓胥吏有次錢糧有庫內外秩然而後四民有所仰萬邑積貯多至數萬石按籍則實視倉則虛侯詳請上憲因按察司行衙改爲常平倉而後積貯有所備復於學宮旁建立義館珍聘西席課會生徒擇其尤者臨成之無力從師者亟收之適館授餐勞來備至而後英才有所振慨萬自寇變而後荒絕者多是以節年錢糧尾欠盈千我侯罄囊墊解而且飾學宮建二門師生有次絃誦盈耳嗣是萬之人文蔚起謂非我侯興賢育士之效歟至其操守壁

立絕暮夜之金聽訟明斷無含冤之獄省刑罰免徭役禁取  
辦秉仁慈之性宅寬洪之量氣度溫潤中兼具卓犖瀕衍之  
概令人挹之不盡其馥歷新喻宜春二縣民爭誦之况萬民  
食德飲和八年於茲可無甘棠之頌以誌弗緩乎陳走筆記  
之壽諸石以俟誌乘者採焉

重修蓮溪石橋碑銘

邑令

朱有成

海寧舉人

古人之爲政也有當然之務必因自然之勢故矯強厝注之  
勞有所不用而卒底於成蓮溪者縣北六區羅城鄉之支流  
也濫觴王度山下滙上高鎮渡其以蓮溪各橋則邑人敖鎡  
之爲也越今歷祀久遠潰於沙泐於石阨於水於是峭岸崩  
迤廢址舉礮而往來行人且臨河興嘆矣余承乏茲邑道蕪  
不治以尤伍保輿梁未興以誼羸老有薦紳宿儒偕一二耆  
耆踵門告曰願有啟吁此獨諸君子之責哉余曷敢止乃察  
天時寒燠不愆於序乃權年穀蜡臘不匱於醪乃觀人情貧  
富不睽於慮因首爲之疏而粟者米者錢者金者于于然輸  
而斲者礪者斲者播者龜龜然奮矣工與於乾隆戊申六月  
告竣於庚戌臘月廣丈有六尺袤二十六丈二尺灑水五道  
有階有級翼以兩欄如其袤之數凡用工五萬有奇用銀九  
千兩有奇於鑱哉耄倪驩騰輪蹶交集首事乃請文以記實  
余謂一邑之政有關利濟上卽不爲之倡下必竭蹶以圖茲  
舉也地方好義者眾余尠督責課察之勤用藉手以觀厥成  
爰樂綴以文而徇眾望焉至襄事勞勩者例得載碑陰其來  
請記之士則邑廩生盧爾洛貢生李珽生員高起鳳周書高  
世亨鄔日輝也與垂不朽矣載爲之銘曰疊石衡從適我闔  
方趾趣起履我發爾出爾入勿之越王道蕩蕩民所活視我  
斯碣毋抹殺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季夏

墓志銘

故鎮南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前守潭州都督府  
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陳節公墓志銘

唐姓  
關彥龍

粵天地晦明故水焯之運行人倫修短彼生沒之定數夫儼  
簪裾於聖代食祿於名邦勲赫著聲公忠立事實曠古罕矣  
故尚書諱節先彌本建鄴之人隲昔帝霸先之緒裔也自隋  
末中原鼎沸四海狼奔伊五世祖去浙右遷居於洪都因爲  
茲境之名家盛族迄今不泯者歟曾祖秋祖恆俱麟巢許之  
蹤樂煙霞之性退隱崑谷偃仰唐堯究曠道深碩儒羣彥靡

不欽重追贈贊部大夫榮臨幽壤慶及子孫豈弗謂軒冕承  
家朱紫繼世皇妣鄒氏德齊孟女禮過姜妻秉志懷仁而有  
令嗣尚書幼敦禮樂夙慕顯光於尊卑必孝悌溫恭處鄉黨  
能儉遜謙敬洞總理人之政常施濟物之心果膺禎瑞奄列  
班寮值壬寅載當府潁川鍾相公上應元機下安庶俗布條  
化則八郡肅清震英雄則萬方瞻駭搜賢選士攻敵練兵貴  
翊佐得人權謀可託因任公充白沙都鎮討遏使并特奏署  
潭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撫綏疲羸捍捍紆慝致農桑有序編  
戶譟仁展戍旗而匪讓安西攻戰勝而欲輕燕北尋相國藉  
其忠勇委以腹心命赴府庭重加祿秩將專殷務更縮劇司

后至大順元年府相請充使入奏蒙恩賜對獲趨紫殿而頰  
天顏榮臨玉案之前屹立金階之側功同寶憲禮若王商一  
動聖心俄頒殊寵賜工部尚書勳名盛過六印美媿三秦旣  
握魚鬚合居虎竹時情讚矚儕友推先頃以驛騎皇都星馳  
丹闕跋歷康路往復長衢調理倘乖倏中痼疾乃輒假還西  
故園請尋醫求術及歸於寢寓浹變躋月千方萬藥竟無微  
效凡屬遐邇日佇痊寧其奈神道嘗昧邁斯哀靈里閉傷感  
親族驚悲曷玉彩以將昏忽珠光而潛沒公娶南陽郡鄧氏  
夫人夫婦之道琴瑟諧音唯仁與賢內外和睦有男四人長  
曰從謂鎮南觀察衙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克楊林鎮副使兼御史中丞性惟端恪守職奉公排難解  
圍屢効雄烈次曰從訓鎮南觀察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操持有自於已無私可統重任而方  
覲其能次曰從錯脩進士舉韞職聰悟肄業專勤期春浪以  
化龍指霜鶻而中鵠邴詵芳桂翁子錦衣當刻時而取也次  
曰軍郎杞梓楨林瓊琪重器善好詩禮挺間羣流女四人長  
曰十七娘適安定梁宏媿娟得宜鸞鳳雅匹女則婦禮爲世  
規範次曰廿三娘廿九娘三十娘皆婉婉自持性常柔順處  
幃帷而潛影履門牖以掩眸公疾甚逾候從謂弟妹夕仍假  
寐晝或忘食至夫一藥一膳必先嘗之孝養不闕憂惻寧安

洎尚書寢沒泣血號擗毀瘠益甚公以乾寧四年六月十六日薨於私第享年五十九雖不至耆其榮祿孰僑擇其年八月三日龜叶吉辰祔葬高安縣萬載鄉新賢里錢田村原禮也岡巒峭秀林麓森羅地盤龍鳳之形水濬虎牛之勢彥龍詞多蹇樸學愧雕剗握牋毫而顛臂慮銘頌之奚述者哉其詞曰麟鳳呈祥惟邦之慶爵祿被身惟家之盛昭著殊能殞臨寵命莅事治民克彰厥政珪璧之器帝王之孫前朝鼎族繼代崇門長川碧泚峻岳祥雲芝蘭毓秀聲響氤氳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積善慶餘門興福祚佩服金璋盤纓大璐都府班寮罔不欽慕天階奏帝榮捧詔書官兼八座恩寵之初手持象簡腰佩金魚名著典籍德耀鄉閭統主雄鎮運韜五載劍躍匣中鏃飛天外威攝奸邪聲馳邊塞業懋功高聲芳永在

按此墓銘出於嘉慶辛未年錢田村輦下陳氏子於屋側墾土得之可知此地原屬吾邑之萬載鄉不知何時改名石裏鄉隸宜春附登於此以補沿革之遺

仰山光涌長老碑銘

南唐楚公

宋齊邱

邑薦辟

夫眾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眾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



祖教專用傳龔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聞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游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真公傳淨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餅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子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尙來石亭曰還見和尙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尙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倒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對曰某甲見和尙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箇甚麼

對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曰凡聖兩亡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年無人決了境子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標子異曰可知而自行矣嘗大奇之謂之肉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

公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纏賈者散金玉萬務失緒官不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

萬壽縣志卷二十九  
還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固召不就因慈悲而復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新執古之士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懇強而應之其辭曰

佛佛佛乃真物自迷悟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髓仰山骨曹溪虛仰山實佛兮涌涌兮佛

采袁州唐集補

龍龍山先生墓志銘

明甘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騫髻遊鄉校卽穎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章隸所與師友者梁公寅黃公子澄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蝟集惟公才識過人曹國李公司成宋公遇以國士薦之高皇帝召對稱旨命同貢士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講悉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史遂詔治水於秦州視軍於遼東川雲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弊當興革者悉以聞高皇帝覽而奇之引對右順門嘉異其能特授首省按察使司其屬繁劇甲天下前此以罪去公下車振飭綱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化道不拾遺幾致刑措正己率百司悉尙廉潔頃歲薦饑俸

贖悉捐廣濟各郡尤嘉與士大夫敦崇行誼有不軌者白簡  
不避權貴以故多爲朝士所忌下遷公于蘇之長洲令文到  
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卧轍遮道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桃  
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思歸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  
惟以清白貽世不辱爲榮家府君亦喜其清潔不問家人產  
雅嗜山水急爲親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  
薨世子尙幼上難其傅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恭  
以公對起公爲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家事公至  
任輔導嗣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兵重權克承付託  
時西戎寇大原公率諸軍禦之水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  
一面長城時皇太孫嗣統患宗藩強盛太常卿黃公子澄進  
漢削平七國之計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  
方奉藩於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兵  
靖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社今  
北藩曰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引兵至  
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曰借兵進  
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堅壁不出文皇帝力攻  
之不克竟趨金陵入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獄鐔不屈癸  
未歲十月九日公死焉有收其骸骨得其衣帶中所自血書  
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男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

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公生於元朝甲辰卒於永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德生男二人叔馳叔颯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祖塋葛家窰之原將葬屬余以行狀誌諸予與公束髮結盟同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老子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抑又何怨銘曰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彌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臣極

明大學士楊溥

誥贈奉直大夫易君墓銘

貴州左布政使易節奉厥考子謙君行狀以書抵京師告予曰先君子棄養三十九年不肖孤浮膺顯宦食厚祿荷朝廷特恩贈二親爰立墓碑請紀先德以昭不忘予雅重節乃敘其事而銘之君諱復亨子謙字也先世居宜春宋禮部尙書祓徙潭州尙書孫筠州錄事遜卿徙上高錄事孫興國司戶仁則徙萬載今爲萬載人仁則君高祖也曾祖理祖俊父谷珍世以賢善相承母彭氏克宜其家君爲人恭慎重厚自幼好讀書及長克勤問學以求要領感物興懷則形之歌咏以見志元季板蕩偕兄泰亨震亨奉父母逃難山谷間君爲羣盜所獲脇之不從乘間脫去及江湘平定谷珍甫已歿君兄弟奉母還萬載復修舊業孟兄以茂才薦仲兄起爲江西行省椽君日以敬養爲事嘗於邑東烏溪之上爲別業構堂奉

親匾曰壽萱旁作書舍儲經史誨子弟時有司舉孝廉以親老固辭不就母有疾君侍湯藥恆朝夕未嘗解帶夜則焚香籲神以求母安果得康健壽九十有餘君居弟列嘗念二兄坐事沒謫所遺孤七人皆撫育成人君治家勤儉常節贏餘以贖不足鄉人德之邑令待以賓禮年六十有四永樂乙酉五月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卜十月八日塋徐山之原宣德壬子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配龍氏名家子安靜慈惠族里稱賢後十有二年四月十日卒享年如君附塋君之墓贈宜人子男三曰鑑曰鐸曰節其季也永樂乙未進士由行人升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以薦知成都有政績拜今官女二人孫男二人孫女六人銘曰粵稽易氏自周始由漢而宋世有據宜春上高遷旣屢尚書錄事及司戶君生未亂而穎悟長以詩書繼家緒遭時板蕩越鄉土秉義抗逃遠豺虎奉親育孤適我所德器昂藏邁前武歛而弗施澤則裕令子維時顯宗府保佑自天申錫嘏恩光丕燭泉臺下徐山之原安靈爽子孫繩繩享厥祚

國子監博士郭公宗器墓志銘

明布政使 易 節 邑進士

國子監博士郭公諱瓊字宗器太父彥正嘗置廩穀於邑之各鄉歲饑出貸貧困不責償父孟牖有孝行俱以德隱生公於洪武乙丑正月廿日甫數歲出就傅塾師授以大學輒能

悟其解及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公益發憤讀書搜尋經史奧旨諸子百家言靡不吸其精液以故一時爲文章者率皆詣公公爲之口講指畫悉有法度可觀屢艱於遇九試棘闈而公無愠容也正統二年詔徵四方碩彥公應召擢國子監博士比入館公守聖賢遺教循循然舉格致誠正日爲六館諸生訓諸生如獲異解往往私相慶以爲得賢師久之同朝諸大夫亦莫不嘖嘖敬服當是時公賢聲方盛使少戀功名淹留京師將必有薦起而用之者乃念先塋遠隔弗克時相拂拭遂不欲以彼易此亟懇歸大學士楊公等留之不可爲請旨得許復作序以贈之蓋嘉其孝思者甚篤公抵家親詣各壟或封或樹悉遵古制歲時必躬祀其地平居嘗集忠臣孝子錄數卷天順癸未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妻楊氏劉氏子男八人初公艱嗣買妾黃氏氏始不知爲妾至公家乃駭泣訴爲父所誑於公公憐之卽日遣還黃感泣日夕焚香禱公多男至是果生子八長洪次汶次澄次淳次澣次源次日相曰顯孫十人擇明年某月吉葬於竹渡卧牛脇山之原以余與公同時居同邑仕同朝知公生平甚篤也遣使徵志及銘銘曰於戲宗器學成行尊爲國助教探本窮源格致誠正日夕諄諄諸生曰善啟我愚昏乃先壟之念切倏返駕於故村思著書以娛日豈知造物者之不可與而

高車縣志卷二十九  
志松菊兮徒存竹渡之野卧牛之原既固既安允錫禧於後  
昆

刑部左侍郎郭公瑾墓志銘

明修撰 習嘉言 臨江

公郭姓諱瑾字邦器其先吉之廬陵人至處士世與始遷袁  
州之宜春逾數年擇居萬載城西遂世其籍焉曾祖壽軒生  
彥正彥正生孟牖俱有隱德牖以公貴贈給事中公生穎異  
得祖父歡心爲構書屋於綠陰池上延宗工多鬻書籍以誨  
之公展卷輒記憶每讀名臣孝子諸書疊疊不倦及覽古今  
奸佞事輒變色以筆抹其簡爲文嚴謹有骨力髫齡就試學  
使者見而奇之謂異日必且名世拔補弟子員永樂癸卯以

書經領鄉薦明年捷春官時太宗皇帝詔諸進士還鄉以俟  
召用公歸逾月太夫人韓氏遘疾公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  
月餘及卒哀泣逾常格每歲時薦雞黍潸然涕下宣德三年  
詔諸進士三十以上才識絕倫授給事中公赴銓曹擢刑科  
凡有關民命者往往直言奏聞時軍政久弊奸黠匿籍詔公  
及郎中厲思溫清理金陵各處衛所公按籍覈逃匿汰老瘦  
軍無隱射復命稱上旨誥勅褒之且贈及二親公欣喜感激  
念雖未能祿養而焚黃展敬亦聊慰先人於地下特以展祭  
告歸學士王行儉贈其室曰志喜堂蓋榮之也比還朝九載  
考績晉本科都給事中適英廟注意元元慮民橫遭重獄命

刑部侍郎何文淵與大理卿王文審錄在京刑獄命公與巡撫周忱錄南京等處罪囚公訊鞫詳慎常欲於死中求生求生而不得則鬱鬱靡遑是役也垂死而活者蓋數百人又命賑浙江湖廣饑所至沾實惠晉陞刑部右侍郎時中官王振方用事人無敢斥其非者公屢直言致忤謫廣西潯州太守嗟乎權貴人所趨也卽稍知自好不阿諛之曲從之以奔走其門下而一動念身家非榮辱繫於中卽生死動於念熒惑煽爍有莫能自主者雖欲不相與安之不能也公當忤王振時豈不知此蓋榮祿生死之念不設於心也久矣卽幸而見謫尙非公意也公殆所謂不畏強禦者歟比至潯因其土俗

爲設教禁州人順賴景泰朝蒙恩復原官未幾遷本部左侍郎公窺大將軍石亨多不道將禍及國家嚴劾之疏上不報適有數囚罪不至死爲某所忌欲文致其罪諸法司類摺摭成獄公獨不可乃止忌者因啣之公由是乞歸及行篋中僅載詩章二十年宦囊枵如也家居衣無盛服食無珍饈見者幾不知爲司寇日與兄博士公瓊及鄰友故人相遨遊於綠陰之林人遂號爲綠陰公成化二年八月三日以疾卒於家時年八十夫人李氏蘇氏龍氏俱先公歿續娶劉氏子四長濬次濟次溥次灤邑庠生擇四年三月十日葬於紫蓋山之原遣使徵志銘於余余曰公之事固將光昭史冊無俟予言



輕重顧史之知公未必若吾所知之深又況當時忌公者多所言未必盡信使余以不文辭更誰能爲公詳其實哉爰爲之誌而綴以銘銘曰紫蓋巍巍兮哲人歸藏藏焉不朽兮裕後無疆

拔貢汪朝祖墓志銘

國朝 魯 鴻

予年十九膺選貢出仁和趙學齋先生之門明年鄉試同人公讌於百花洲推萬載汪君爲祭酒時君年已五十六矣又十五年而予教諭萬載以君與先子故同歲生不敢執行輩君遇予尤篤有過未嘗不盡言相規也比予以俸滿入

覲而君旋下世矣今其孤匍匐以銘幽之文爲請嗚呼予其敢辭

按狀君諱朝祖字岷山敬亭其別號也會祖映日祖有本父必照三世皆庠生君少時愛讀有用之書不屑屑制舉業與其兄荆山先生自爲師友荆山素友愛而性微卞急每講學論文有不合輒厲聲色相加甚且不免捶楚旣而悔之凝視君則怡然無怨容年三十餘猶相與連床共被未嘗輕入內也君生平嚴重端謹於一切世味泊如然遇邑有大利害事輒倚君君亦未敢引嫌邑令施昭庭素造君書齋談藝之餘情事難臆決者必質之君一言而定不令人知邑修葺學宮施令得大木數十株喜甚忽水漲飄沒甚恨明年有鄉總甲以盜木被獲報者令怒甚拘其家盡入囹圄君聞之曰樹久

竊必毀今如故果真盜乎訪之則水落大木自沙中出警家  
誣之白其冤其人曰吾不知汪先生何如人也家立木主祀  
之雍正元年邑有警城中人淘淘盡逃去施令獨留君贊畫  
卒以無事又雍正年間大府檄下欲復萬載舊赦荒糧原額  
君奮然曰此萬載世患也不可以默乃呈於邑令而府而院  
司皆不許邑令汪元采屬君清理君率同志二三人冒風雨  
寒暑遍歷荒山窮谷中將一切水擁沙淤不可墾種者據實  
呈報乃免又清復學宮侵佔地基諸大興作如康樂橋崇文  
堰並倡修董成不自以為功生平不妄交人既與故久而彌  
篤性不能容人過然其人能改懽愛如初以是忌者亦少其  
卒也命其子喪祭必遵家禮毋得仍鄉俗奢泰君生於康熙  
丙寅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癸未年三月二十六日  
享年七十有八葬一都涂泉鄉子六人孫十七人曾孫二十  
七人銘曰予與君別曾幾何時而遽至於斯君才足以有爲  
而鬱不得施唯使鄉人載其慈銘詞不忤匪一人之私

廣昌教諭袁君墓誌銘

李榮陞

公諱建中字致和邑西鄉白良人也爲諸生以文鳴雍正壬  
子舉鄉科乾隆丁巳會試得乙科選廣昌縣教諭月課諸生  
慎甲乙士皆感憤攻苦科名益增文廟前臨江有沼底滯有  
力者屋其上以居貨而歲納其羨廟之規漸隘江遇漲或漂

民居以去公謀於守土者撤之水害乃除學使趙公按視撫  
建試博士置第一謂人曰袁博士文如富人擁厚貲不作一  
寒儉語甚喜之選期至公薦宿學魏兆龍俊童趙由儀補弟  
子六學之人心服焉縣尹黃思亭以廉失官公倡諸生償所  
負而歸歲癸亥饑官廩計不給署令趙君策於公公草疏簿  
單騎走烈日中勸士民助米得四千斛趙令就城隍祠煮粥  
以食民相聚益噪公溫語開道之皆謝去翌日分賑四門按  
丁給米終事不擾流民有死者咸葬之乙卯武闈甲子文闈  
應聘福建校文主考萬孺廬夜分起視公尙未寢歎其勤比  
揭榜所得多知名士公官廣昌久大吏廉其能丁卯冬以上  
考咨赴禮部公以太孺人春秋高暫謁假歸省卽力陳終養  
得允旋丁內憂歲壬午行取以知縣用府縣連催不出矣卒  
於家時年七十有一考諸生贈修職郎諱則旦祖考諸生諱  
秉星孺人敖氏子男四人長廷鳳國學生候選主簿次廷鼇  
廩膳生次廷龍次廷驥女四人孫男三人孫女二人明年七  
月葬於本里之青天馬前葬諸孤授使者以狀來請銘予四  
兄公嫻家也故知公蹟詳然以予之不敏不宜銘辭之不獲  
乃序而歸之銘曰高士潛光州爰名毅齋制賊里聚寧錦山  
屏張溪帶縈于公高車壯其閱獨矯而飛輝序鬢後嗣翼翼  
翔鵬鵬遙望松楸神杳冥達者營此佳氣盈

拔貢張焜圭墓誌銘

知縣 孫馨祖 邑舉人

琢齋先生諱焜圭考康熙甲午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諱明德妣辛太孺人先生生而穎異能言中書公口授二南卽成誦四歲中書公客歿武城太孺人教之讀年十八補學生食餼科歲試居第一者三一等者不計積三十二年四十八得拔貢生以乾隆辛丑疾終於家臨終命家人扶起端坐而逝遺命不用僧道曰自問可對鬼神又令葬某所可以朝夕瞻望先塋遂以九月癸卯葬於潭埠肯堂團山腦享年六十有四先生篤孝友當太孺人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及終哀毀骨立予從先生遊久嘗見齋素焚香跪而泣初不解後乃知中書公及太孺人生忌日也又嘗聞終夜讀書起而哭哭而又讀聲與淚俱聞者莫不泣下蓋中書公客病中所寄詩此後或聞先生大慟卽知檢觸先人手澤也年六十三猶赴鄉試錄其文曰得失命也以酬父母心耳嗚呼可謂孝矣平居與人交接坦白無少委曲亦無抗辭厲色談笑溫溫而介然無敢干以私故人皆樂與友而加敬焉夫人私欲惑於中而矯飾其外動以孝友相稱述而行或異其所言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愧矣學以養性爲宗晚年猶有所得嘗書其居室聯云讀書不求甚解飲酒最喜微醺銘曰無愧於親無愧於友無愧於鬼神此爲先生嗚呼久而壽其真

雲南昭峨縣知縣李厚岡先生墓志銘

宜春令

黃河清

浙江進士

予求李先生序樸學堂集將拜使而先生之訃聞其孤光宰臧先生答予前論屈子書蓋絕筆也且以銘幽之詞屬予泣然曰通儒逝矣誼兼師友銘其忍辭謹按先生李氏諱榮陞字奠基號厚岡世居萬載高村先世七代單傳祖英文公始有子六季士璉先生父也有學行兩世贈文林郎妣張祖妣郭並孺人先生幼有異資受句讀以神童稱怪康成亂易篇次欲復費氏之舊讀詩無將大車以塵底韻乖疑底爲瘡之誤信古篤學出於天性乾隆己卯鄉薦第六癸未成進士家居從遊者多所成就癸巳謁選時開四庫館藝文達曹文恪知先生宿學將保舉修書先生丐座師翁覃溪辭免尋得湖南永興迎母就養永號難治至則絕苞苴判決無滯豪猾屏跡創試院興義學優膏火分闈得知各士謝振宇李煥等承之羅杰亦雋自是科名不絕丁內艱服闋分發雲南署雲州置土猾劉金魁於法委查普洱及大理府屬陟蒼山遊洱海訪六詔遺跡揚蒙氏鐘文自謂此行差慰旋兼緬寧通判辛丑督運銅至夔州守漲登白帝城謁少陵遺像逾年抵天津銅斤無銖兩失回補呈貢調闈分校得李時昌羅緒等六人邑近省俗好上控先生理冤雪枉終任無越訴者嘗力爭裸夷業漁夜劫拒捕之獄活十餘人縣離濱海口百五六十里

五年一開淤利田先生命賁糧雇役親至海口畫限疏挑五旬之工二旬即畢巡道永公器之會以鄉約殺人誑誤丁未照例仍發原省題嶠峨先署恩樂地介哀牢蒙樂兩山間即唐虞崇山也雍正時改流先生至復七鄉義塾清舊租選諸生掌教每復輿草笠減從巡村落察民疾苦勞耄耄以酒脯童子稍異者獎紙筆會用兵安南派夫井井有法調閹執正不阿士論翕然聞後之嶠峨嶠峨六詔三十六部之一地瘠貧仕者頗眾習驕悍先生設法行銷墮鹽勢家一御以禮年六十六以疾乞休藩司筠圃費公會榜同年也留之不得然艱治任薦掌大理書院次年又率屬贖之始得歸所攜惟書

籍花木而已居家日事著述多所發明嘉慶二年輯家譜建宗祠率子弟修治先人塚越歲卒先生性嚴毅動靜持敬視不潔若浼雖登科第入仕版淡於名利自少至老孜孜力學虛公無滯見推求至理多心得嘗測五星當聚某度至嘉慶五年三月十八日五星果聚奎嗚呼通天地人曰儒若先生者可謂通儒也矣生平著作甚富於天文則有考辨於地理則有圖說糾謬辨正於聖賢事跡則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孟各有考辨於經周易則篇第本費氏加以圖考於尚書則分今古篇第自堯典至無逸考辨尤詳於詩則國風解自邶至鄭於禮經則周禮儀禮樂記學記明堂位大小戴各有

考並考四塞蕃國於春秋則正毛氏改本及四例論於四書  
則論孟有類學庸章節著四書細論孝經分章節於諸史有  
竹書紀年始末考論辨家語考離騷於諸子如莊墨越絕新  
書說苑新序皆有彙古此外遊歷有紀連銅有記釋道堪輿  
家並有考論詩則厚岡詩鈔古文本唐宋大家法度考論辨  
斷爲多而傳贊墓誌應酬諸體畧具以時增辨論未及手編  
成集也生於雍正丁未三月八日終於嘉慶庚申十一月朔  
壽七十有四配劉氏封孺人子五人孫十六人曾孫八人葬  
九頂山黃岡之原銘曰

高村之李乃祖始蕃隱德載鬱昌於其孫初試永興治成奉  
諱呈貢嶠峨施究則未其昌維何乃以斯文學貫中西誤糾  
固歆上觀千古下觀萬里山川性情茲焉得隨人文之大莫  
如六經文文義圖一覺聽熒書別古文可匹疏證詩迄鄭風  
已剪榛莠儀禮周官迄大小戴各有訂釐並考四塞四子細  
論孝經分章史志三五子甄墨莊時發爲文槩渠唐宋皓首  
窮經心有專用迄未手編遽嗟龍蛇疇爲發之其書滿家閣  
有學林公亦有子我銘公幽以告干禩

撫州教授辛淑郵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

蔡之定

德清進士

君先世籍山西宋末諱竭者避亂江右萬載縣家焉是爲萬  
載辛氏始祖十九世孫隣日卽君高太父隣日生金澄父子

俱邑諸生金澄生汝獻汝獻生樹人汝獻起家拔貢生任湖  
口縣教諭樹人諸生並以從益貴贈編修樹人子三長又曾  
邑諸生早卒君其仲也季卽從益乾隆庚戌翰林今官給事  
中君生而穎異九歲能詩古文詞有神童目熟於左傳杜注  
地理人名研記精確一時夙學有後生之畏長彌嗜學寢食  
坐作與詩書俱弱冠補弟子員先後受知於曹文敏朱文正  
戴文端諸公君以考贈公能文而蹇於遇伯又早世益自感  
奮稔知從益才屬望尤切曰吾季必大吾宗自初學至入仕  
所以扶植之者不遺餘力卒如所期丁酉君膺選拔學使者  
爲蔣時菴侍郎棘閣屢贖乙卯甫舉於鄉又十一年乙丑成  
進士出自余門經策尤爲主司嘉賞

殿試前不出戶庭終日習策字或勸以所習就正時公且願以  
爲先容以跡涉干謁弗之聽

### 殿試列三甲引

見以知縣用援親老例呈改教職選撫州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  
再任撫州其訓士先行而後文公事一無干預郡守以下咸  
重之遇事謹恪每常例行香未五鼓輒公服詣公所以俟年  
餘無疾坐逝君名炳晟字融初一字淑郵性樸直無飾貌枝  
言生平繩趨墨步介然有守顧見義必爲以公信不苟見推  
鄉里每爲人排難解紛如建考棚置公田諸事必先君經君



處分罔不悅服居家敦孝友勤儉力學時以先澤爲念其誨  
人必竭誠無少厭倦惜以教職終不竟其用卒前兩月遺給  
諫書有一生志事盡付東流之語亦可悲已勤於著述詩詞  
雜文甚夥多所散軼給諫云行爲蒐輯梓行君生於乾隆癸  
酉十一月十八日以嘉慶癸酉正月一日卒甲子一周妻宋  
氏四男登瀛彥瑜彤書彥和仲及季游庠女二孫男女七人  
將以甲戌五月八日葬上高之湖田新塘埭給諫乞銘於余  
誼弗可却銘之辭曰嗚呼淑郵哲人其傾甲背玉腹克副才  
名惟名與福天不兩傳天專君福君名曰裕器也晚就容玉  
女成載啟四美式紹家聲占彼上高是宅是兆我銘斯邱萬  
禩長保

山東泗水知縣陳公墓志銘

辛紹業

乾隆癸丑余寓京邸丹山陳公以謁選來同居兩人者言論  
衍洽意氣相得一日酒酣公慨然曰人生無不敝也所不敝  
者各耳然或幸而傳或不幸而不傳豈不悲哉余笑曰公之  
壽居余前者余必有以傳公因顧謂余曰子將何以爲辭余  
曰公之於文鏤琢肝肺搗擢腸胃空山獨往不偶俗士當其  
會心與聖賢對其未出者若牛腰束世莫得見其已行世者  
則羣嘖而吮之矣公之於行履中蹈和不愆仁義白叟黃童  
咸相嘆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蓋仰事者自祖母逮世母若

而人俯育者子及弟姪若而人旁及者功總兄弟與夫姻黨之困乏者若而人而公固夔且貧所需皆取給館穀若是者其足傳公乎曰未盡也明年掣籤得浙江之義烏縣知縣引見調山東泗水縣居官刻已守公省繇役革官價其為政先德而後刑民有爭訟曲意勸解不事鞭扑因事至鄉輒召耆老諄諄作家人語或疑其短於才久而民安其教訟獄稀少囹圄空虛乃皆服縣有泉七十二源出陪尾數折入運河歲一不疏則運道淤淺舊置地若干頃給泉夫工食率皆印官入已泉夫仍具空領公畀邑紳分理泉夫得領實錢而已一無所染嘗奉文羅倉穀推陳納新時市值穀石銀一兩遵例祇取

六錢秋熟仍用市價買補雖賠利不惜濟寧屬邑水奉檄往賑每日銀數人數與灾黎面籌皆感激涕零曰安得官為吾邑父母乎每進謁上憲陳時事委曲詳盡或不可必據理力爭始若齟齬卒多見從值川楚教匪滋事調東兵往勦所過橫肆奪民財辱官長公移書將領數其失且言入吾境猶然有以身當不令及民將得書悚懼亟馳至好言謝過為嚴號令約軍士縣境肅然若不知有過兵者噫公內性堅定自信足以任事觀其措施皆人所不能為不肯為者而卒以自遂信乎余昔知公者未盡也官泗水五年以事望吏議降級調用羈寓不能去衣不盈笥盜無宿糧縣民相率饋蔬米供薪

水卻之不能止郡守知其賢聘為東魯書院山長嘉慶甲子  
 遂終焉其孤訃於舊知好各使人致賻始克以柩歸葬而是  
 歲仲冬余自南昌返萬載與其弟桐村孝廉共舟出公行實  
 見示且徵墓銘余曰吾有諾在昔其敢辭雖未即為然未嘗  
 一日忘諸心乙丑六月始克成之因致桐村使刻諸墓石庶  
 以質死者嗚呼前言如一日也而公已弗復可見矣人生聚  
 散存歿之感可勝道耶公諱池鳳字鳴瑞丹山其號乾隆庚  
 子舉人辛丑進士歸班銓選得今職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葬縣西高家嶺月形所著有丹山稿四書廣義廿二  
 史人物論凡若干卷公家世及其逸事具載桐村所撰行實  
 中茲不悉書書其大者嗚呼是足以傳公矣銘曰孰躡鼎而  
 不潛以睨公不嚙其消也孰抵藩而顧奮以觸公有角之觥  
 也胡稜稜之隼翩俾鳩鷺之愁也彼啞啞之啼烏終受哺於  
 眾鼎也懿夫公之生世兮內有持而外有立也官既墜而道  
 得名耿耿其常燈也歷千載而徵實視斯文之所輯也

戶部主事辛公質孚墓志銘

辛從益

質孚先生於益為族父常厚遇益至畧年輩以字相尊稱既  
 同官京師先後旋里來往相親敬每宴必同席甚相得也自  
 李厚岡家晚堂諸老宿辭世數以文事推益仲兄淑郵并獎  
 借益益入都而兄淑郵沒先生又辭世追維平昔知好不敢

以不文辭謹爲識其墓先生諱文彬字程材質字其別字世  
居集賢坊太父樸庵公邑附生父裕齋公職員並以先生貴

贈文林郎例音奉直大夫母周太孺人生母唐太孺人初  
裕齋公艱於嗣唐太孺人舉先生時裕齋公年五十四矣以  
得子晚頗憐愛之唐太孺人課之讀甚勤積針黹所得助購  
書先生幼聰敏惇愨因是愈感奮力學補邑諸生食餼有聲  
乾隆戊子舉於鄉報至裕齋公已下世數日先生以親弗及  
見也每語及輒泣然旣數上公車薦不售而唐太孺人年老  
骨節時隱痛躬率諸子按摩稍瘥因壹志侍養弗遠離庚子  
母促之北上始赴禮闈旋聞訃亟僦小車走數千里足重補

哀毀骨立丁未挑發四川知縣以安詳悃幅爲廉使陳公奉  
茲所器重有粹然儒者之目歷署墊江鹽亭皆有治聲制軍  
保巡邊過鹽亭聞而獎之補丹稜縣丹稜缺最瘠且多命盜  
案有史英者曾充捕役竇盜魁也黠且驚事發輒逃匿其黨  
庇之役莫敢捕先生抵任嚴賞罰設方法督役往捕倘拒卽  
格殺律得勿論役如誠夜遇英拒傷數役役憤立鬥死英并  
搜緝餘黨盜風以息諸服毒自經者先生聞報卽往驗驗非  
毆傷立命瘞非威逼及他故立開釋自是輕生習亦息麻爾  
喀之役大兵所過須派夫馬先生通計須費若干酌章程榜  
衢市令公正紳士董之不假手胥役於是民輸踴躍丹稜故

隸眉州州牧派費未善也州民揭丹稜榜控大府大府飭州牧倣先生法民始安焉旋調理巴塘事所經理人皆信服兩宣撫司甥舅也以爭坐位構怨先納印及紅頂花翎於官將舉兵相攻擊先生嚴檄禁之并開誠曉諭面爲勸解兩土司感悟並泣拜去居巴塘三年人甚德之比瓜代灑涕相送者百餘里不絕駐藏大臣松筠馳書嘉獎旋委署大邑兼署直隸邛州凡官蜀十八年所至事皆辦上司未嘗提一案也由邊俸擢雲南賓川知州改戶部福建司主事司員旣眾自循分外無可見才同事多輕雋少年喜詆諧先生自顧齒宿不樂與追逐輒引疾求去堂官留之不可遂歸歸時年甫六旬其恬退如是性平易近人人樂與親雖悍夫亦聞言自化居官所得俸時以助戚友歸時囊甚儉日用不支至鬻田以贍其寬厚廉潔如是益初官御史銳意建言先生戒以弗亟謂敢言非難言而當爲難益常佩服斯語云旣里居以獎進後學爲務屢主講龍河書院郭氏義塾所陶成甚眾族人推爲宗長辭以主修族譜請始就因立義田規積穀爲賑荒及資送試者費族人善之生平自書籍文翰外無他嗜其詩稿戴協揆爲序行於世其友陸一門及他美行不勝述嗚呼以先生德足化人與其才足御紛卽以當方面大任何難顧僅効於巴塘蜀邑與族黨里塾間良爲可惜然卽是可以知先生

矣先生以乾隆辛酉四月二十九日生嘉慶癸酉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三葬石筍坑元配張宜人繼配張宜人子七元辰增貢生元颺邑附生前卒元翰元超前卒元福元滙業儒元采早卒孫男八曾孫四銘曰 邦之彥族之備廉可為貧非病家雖瘠民則潤其神腴其道勝澤在蜀羗懷恩信寬仁恬淡物無競今之考成昔先正嶙嶙石筍端且勁鬱鬱佳城此其鎮天豐才德而用弗竟曰留以祚其子姓

寧都州學正聞松園墓志銘

瑞金縣令 惲 敬 常州舉人

乾隆十七年

上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之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學正教諭訓導著為令更六年一舉行至嘉慶六年而聞君星杰與焉先是海內殷繁朝廷至行省臺皆法令具備知縣但據案行文書而坐擁脂膏不肖者遂以為囊橐其賢者不日遷去或十年即建旌節於是舉人皆願為一等聞君儒者不以為然當推排位廷中以十人為班主者援筆曰第七可一等即有宣聞君名者聞君久之曰星杰第八耳於是改置二等聞君出語人曰以冒得官雖三公吾不為也十年授寧都州學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壬午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惲敬子居聞之曰聞君蓋不苟進者於法宜銘按狀君諱星杰字羽儀世為袁州萬載人年二十七充府學生三十

七補廩膳生三十八中式江西鄉試舉人君家貧養父母能勤教子弟有恩禮常中途得遺金還其主在廣西學政幕府拒以關節干者其介類如此曾祖來歸從九品銜祖達國子監生父望光府學生妣易太孺人生妣王太孺人配王孺人子三宗恕宗旭宗弼弼縣學生孫二化霄宗恕出學寧宗旭出以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葬於祖堂對門圍山之原銘曰青原沈沈石謙謙中有幽宮白日揜三公何益君何歎以禮為室廉為門彼貴苟得非吾倫子孫勿忘視斯文

福建晉江縣知縣袁公墓志銘

肇高廉 葉申萬 侯官 兵備道 進士

今歲辛卯春三月申萬以奉

命觀察嶺南秩滿將入覲在會城理裝行有日矣適袁茂才南溪

自江右抵羊城奉先人行狀來請曰子先君子門人也先君

子謝世十餘年矣馬鬣封未獲吉壤今將改遷幽宮之銘闕

焉深懼先君子嘉言懿行流風善政泯滅無傳敢託子鴻筆

垂諸貞珉是子予先君子以不朽也申萬受知遇恩以歷官

中外未獲一報隧道之志萬責也安敢辭按狀公諱廷鼈字

駕山號六堂世居萬載歐桂西鄉白良曾祖秉星邑庠生具

俠氣康熙甲寅棚寇倡亂團練鄉勇捍禦里黨事載郡邑志

祖則且邑增生履端性和輯家乘收宗族施藥活人數十年

罔懈考建中登雍正壬子賢書乾隆丁巳明通進士除廣昌

教諭行誼詳李厚岡所撰墓志中廣文君子四公其仲也誕之夕妣敖太孺人夢朱衣人抱嬰兒授之囑善視他日當紹門第已而公生髫齡英挺俊邁吐屬清遠羣目為遠到器戊辰廣文君告養在籍課讀嚴漏下數十刻始令寢丁丑邑令張立中拔冠童子軍隸籍郡博士旋食餼甲申奉廣文君諱丙申丁太孺人艱公喪葬如禮哀敬兩盡已亥舉於鄉授樂安教諭樂邑科名久不振公銳意作人凡裨益學校振興文風者罔弗力按月課文等差獎賞諸生袖文來質率夜分為點竄羣慶得師丁未倡修樂庠莊本為聖誕會計贏餘贈春秋兩闈士子既又修忠孝節義祠及文廟樂邑自公倡舉諸

務科名丕振士論翕然歸之癸丑遷撫州教授疏濬學宮水濠民居鋪戶向屢遭泛溢厄者至是遂除尋以卓薦擢福建縣令甲寅到閩乙卯上憲委署福清篆下車即矢志冰清嘗夜燭治官書必與幕友虛懷往復求其生不得而後已且戒曰律例者成法也參伍成法死生人鞠情者官定讞者幕可不慎歟是春大禘斗米千錢發常平倉賑之司事者以未白上官懼吏議公曰得賑于議願也卒報可既又勸紳耆捐銀六千平糶全活甚眾臺匪陳周全乘饑跳梁海外制軍檄長福營海壇建寧等鎮渡勦道福清公方示賑懼兵擾籌辦兵差咸得機宜民賴以安八月充同考官得元龔正調萬亦忝



列門下闈竣補授順昌是歲恭遇

覃恩贈廣文君如公官妣太孺人治順三月制軍以同安械鬪紛  
紛檄公往嘉慶元年正月初六莅任越翼日陳村陳呂二姓  
排鎗列械將鬪公聞之遣家丁賁諭剴切曉導陳呂即時投  
戈寢兵公各賜紅綾一疋親書正躬率族四字令懸祠中兩  
姓各詣謝卽筵琴堂令東西互酬酢鼓吹導出觀者數千人  
自是終公任無械鬪者尋調晉江同民詣制府乞留未允晉  
江海疆劇邑也民悍吏猾素號難治公極力整頓恩威並濟  
每逢疑難案卷必先細心披閱數過集訊時旁推泛鼓虛誕  
者微露破綻默識之既參合前後語反詰情實立吐邑中驚

爲神明邑有天地會公乘尙未鳴張改裝密偵得陳選魏和  
許詩楊六會首弋獲研訊供各傳徒入九百人斃杖下尸陳  
郊亭各匪震懾逃散至今泉民無天地會名目實由於此又  
於各鄉僉舉族正令約束子弟械鬪擄搶挖塚擯葬者牙口  
施姓闔邑第一巨族自僉舉施世祿族正果能約束無犯公  
旌以匾額風其餘泉城遠闊向無保正匪徒時乘夜潛入行  
劫公親詣三十三鋪簽立大街小巷樹堅固木柵夜則單騎  
帶役巡查民得安枕無憂制軍魁公稔公治行手書聯句贈  
之曰欲求政簡心常苦得到刑清夢亦閒任晉四載一錢不  
名民皆稱袁清天以逃竊開報遲罹吏議解任後上官委在

福州審辦十屬二州案丁卯復委漳州審上控積案二年凡  
結六百餘件平反者從無駁飭制軍汪深契其才欲專摺奏  
復以鹽課缺消格不行丙子歸里門嘉慶己卯四月二十三  
日以疾終距生乾隆丙辰十二月初三享年八十有四德配  
江孺人上高歲貢因禮女先公卒子三長守均優附生次守  
道候選縣丞次守學候選庫大使前葬本里蕭家坑風吹捲  
簾形今葬茭蕪胡家冲蝙蝠岡合宜銘銘曰有千古不磨之  
業無百年不敝之身嗟嗟夫子康樂偉人其青氍所隨也多  
士仰蘇湖之範其宦轍所至也萬民懷有腳之春魂雖歸於  
珂里神猶翔於八閩謝峯巖巖錦水鄰鄰右環左抱衛此幽

宅千秋萬禩永棲吾夫子之真

修職郎李君復初墓志銘

李宗昉

萬載李生承烜父歿葬有期奉狀來求予志其墓生子壬午  
典試江西所得士也因取其狀次之按狀君諱明善字雨田  
號復初邑附生父松軒公廩貢生母汪氏君事親孝父歿廬  
於墓骨立母懼其傷也未期迫之反後母歿遺命堅戒之君  
以不得致其情痛益深遇兩忌日嗚咽不食飲終其身皆然  
與人交談論侃侃有過失輒面規之其能改者稱之不去口  
否雖至戚終不假以辭色家故不豐然好周急服內長宗窶  
不能娶予之資曰是不可使無後也族有負連謀離其婦者

爲惻然代償之有發矢守義而貧不支助之粟并謀於有力者其助之發得成其志又以朱子常平倉後世主於官徒飽奸胥橐出穀七十石於所居里立義倉以里人愿慤者主其計他姓爭效之賴以存活者甚眾或歸德焉君益怒然也少攻舉子業後更好陽明學有大志而終於諸生故所見者止此君生乾隆壬午六月十九日卒於道光甲申十二月二十二日妻曹氏子三人長承烜舉人次承昉優附生季承華孫曾十數人以道光乙酉葬君於鵝鼻峯下觀音坐蓮形銘曰俗敝而漓而篤行如斯匪以責報也然不于其身必其裔豈冥冥者果不可知

南康府教授前太和縣知縣郭公墓志銘

知縣

徐輔忠

宜春進士

文林郎郭公星嶠以今己亥三月在籍告終葬有日矣令嗣

光所奉行狀諭於余曰先君子與君素相知今蓋石之詞未具請有銘予固辭不獲乃據狀而粗陳其梗概焉謹按公諱大經字緯之星嶠其別字也世居萬載郭村鋪曾祖諱如崑祖諱德仁俱 贈文林郎考諱世華候選巡司 晉封文林

郎累世隱德至公而聲大顯幼而岐嶷學有心得初中乾隆戊申科副車就職州判北上考充正黃旗官學教習期滿以教職用嘉慶戊午科中鄉試第二名選奉新教諭課士有法倡建考棚文昌宮奉之人士服其教澤越戊辰會試中式一

百八十名 殿試登二甲以知縣即用補安徽潁州太和縣  
 治尚嚴明盜匪斂跡素以養士愛民為心暇輒課試多士捐  
 金疏濬白洋等湖窪地盡成膏腴士民感恩未幾丁內艱歸  
 壬申復丁外艱服闕呈請改教補南康府教授捐金倡修  
 聖宮復倡濬蓼花池充白鹿洞監院設法修葺復請於鹽院增  
 膏火五月士民利賴修復古蹟表彰前賢捐貲不惜引疾歸  
 邑侯衛松甫聘修邑志八閱月稿成邀同志九人鼎建文昌  
 宮因而勸捐賓興以資寒畯又提唱捐濬縣河建閘啟閉俾  
 免水患而利農田以義倉為救荒善法捐穀以倡樂善之心  
 至老不倦病年猶屬其子若孫以讀書立業以好善存心以

勤儉持家以溫和處世言訖而歿公生於乾隆辛巳二月初

六日午時卒於道光己亥三月十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

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公之封翁三世皆以

忠厚傳家樂善好施而尤重道尊師故科甲之顯 封誥之

膺皆其所操券而致而公復以恬淡留不盡仁義培有餘則

天之報施善人子孫繩繩庸可量哉配袁氏 封孺人側室

孫氏子二光所邑增生光的邑附生繼三弟大綬為嗣女二

孫男五傳曾自超為諸生銘曰處則修己慎獨葆真達則兼

善利國利民身任繁劇訟獄端平爬癢櫛垢敦厚嚴明積欠

塾解民困以蘇案無留牘謳歌匪諛興廢舉做學舍頻修疏

漲淪滯水利兼籌所至頌德去則懷思名重大憲首邑是資  
公性純孝思親念切急流勇退曾不停轍晚益好善扶困拯  
乏三黨內外無不惠洽折契止券樊重稱賢市義捐貲何止  
盈千公之文藝確有典型後學楷模酌雅稟經勤儉兩言弈  
禩可述子孝孫賢遵守勿失某山之原實爲公宦校德焯勤  
永垂貞珉

陝西留壩廳同知唐公墓志銘

主事

辛師雲

邑進士

唐公卒之三年其孤藻等屬其婿師雲爲銘墓之文雲不敏  
曷敢當斯鉅任顧以公眷顧之隆栽培之厚渥承覆露得有  
今日惟公期雲者深惟雲知公者切其曷敢辭謹按公諱錫  
鐸字廉持一字松士系出唐莒國公儉始祖壽興公自豐城  
遷萬載祖光表公父廷鳳公咸以公貴

贈奉政大夫如其官公幼失怙恃偕弟錫純讀書家塾中名噪一  
邑顧公倜儻負大志不屑屑經生業值川楚教匪滋事援例  
授職縣丞分發陝西時賊烽方熾仕秦者裹足不前公捧檄  
喜躍卽日就道大府奇公才命馳赴漢中協理軍需時

仁廟在位之四年也九年署南鄭青石關巡檢以獲首逆苟朝九功  
奏上

御筆加圈十年升褒城知縣十四年因案波累鐫級離任旋奉  
特旨開復留陝十五年歷署洋縣澄城事十六年補授興平

今上登極首重廉能勤慎之吏令大吏隨時密保公以道光二年四月調咸寧首邑四年保薦卓異五年擢留壩同知在任五載卒公爲政廉而不苛明而不擾壹以勸課農桑崇興學校爲務其待物肫誠坦易無纖芥城府以故愛民如子民亦愛公如父母所任褒城洋縣澄城皆邪匪蹂躪之餘井邑殘破公綏集流離士歸學農歸田商歸市兵差餉饋不擾閭閻庠序增修盜賊衰息人物殷阜歲亦大熟其在褒城被議也川督勒公相過境士民擁轅崩角請留公者數萬眾因是名動天聽蹶而復振於同議十數員中特予矜原開復非僅致也署洋縣值公五旬生辰褒城父老重繭數百里製錦稱祝者累日不

絕公任興平久視百姓如家人父子循循拊勉不施刑威而教化以成雖婦孺皆識公聞公鳴騶過夾道聳觀無敢譁私相語曰吾唐爺也土人呼佛爲爺蓋謂公爲佛云歲正城鄉婦女必至內署朝夫人夫人賜以果栗皆歡喜膜拜而去其爲民所愛戴如此興平新尹到任向例有供給三百金歲有黠差長規七百五十金公廉其病民悉蠲除之會時疫流行公周歷四鄉問民疾苦捐給藥餌口糧不假手吏胥全活無算宰咸寧講求水利濬龍洞渠溉民田數百萬畝有兩大姓爭訟公爲平之事後浼邑紳餽二千金峻拒弗受富室某死但乞公一臨弔願以千金爲壽公薄其人堅弗往其清操自

律如是留壩處萬山中地僻民淳文風未盛公捐廉建留河書院并設義學七所秦中素乏蠶桑利甫下車出教勸民種藝植桑多者予優獎至今綠陰遍野懿筐成行皆公惠澤所流也又出示勸民勤耕織知禮義禁嬉游凡數千言往復諄懇儻所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歟公官陝右三十餘年歷七政並以廉靜純白著稱治行達

當行大用矣適西陲不靖籌備兵差供張積勞致疾卒後留壩紳士軍民請主入清官祠清官祠者為前同知任公所立也任治留有惠政百姓懷之至是與公為二焉公內行醇備既少孤撫幼弟友愛臻至教督子姪皆成立天懷曠達遇人急需振枯濟乏不少吝以故里中沾潤者眾人咸謂公歷膺仕位高多金而不知公身後猶寒素也雲總角時侍先少宰京邸公一見器之因壻焉會公女早殤公猶眷愛不衰為納粟大學赴北闈咸甲申公入

觀回任雲送於良鄉公步驛庭數武顧雲曰予自不覺老惟步履差不似前始知事業多在少壯時然所深望者子耳勉之秋風得意當先報我知也嗚呼言猶在耳而雲自是不復得見公矣且雲躡躑各場二十二年負公期許之心今雖幸邀一第廁部曹乃不獲及公親見其銜恩茹恨豈有窮耶嗚呼哀哉公生於乾隆丙子閏九月十三日寅時卒於道光十年十

月初一子時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曹宜人繼配萬宜人側室  
劉孺人子六長洵業儒次沂候選從九品俱歿次逢辰次若  
馨俱候選縣丞次逢源次若澍俱業儒女四孫興孫里孫平  
孫芟孫以道光壬辰年月日葬縣西梅源里飛蝶山之陽銘  
曰干將莫耶器精斯利夏鼎商彝物樸斯貴精或累仁樸者  
少知孰兼其長體全用具嶽嶽唐公振轡長塗明不苛察質  
不迂拘和神中蘊才氣外敷兼斯二道厥本中孚手持大阿  
剗彼長鯨心結寶筏拯此芸生民資保障

天倚長城弦歌不輟桴鼓無驚猛糾寬施一張一弛筆判如山心  
清似水訟簡刑清化行俗美野沃桑麻戶敦詩禮巖矣太華  
公勛比崇沔彼渭水公澤同豐公官雖瘠民生則充方將分  
陝大展公庸嗚呼惜哉冬日可愛雖燠暑短春風風人雖和  
不遠位不副才數奇遇晚三秦父老同聲哭輓何以報德清  
官有祠莘莘俎豆永傷永懷曲瓊砥室望公之來公之精爽  
侯不邁哉梅源之里飛蝶之山是有名宦託體斯原清風百  
世佳城千年鼎銘阡表後起有賢

安遠訓導袁君墓志銘

辛師雲

嘉慶辛酉先少宰告養歸里其明年授徒城南之宋氏塾一  
時從游甚眾而著道德能文章粹然儒者則白良袁君勤齋  
其首也予時方九齡視君學業如在霄漢而君獨賞予於儔



人中引為忘年交者十年比予隨侍先少宰都門而君亦以  
 丙子賢書連歲北上先少宰相見喜甚凡視學山左江南皆  
 入幕校閱與子兄弟同堂講貫一如在塾時予方得次女而  
 君亦舉子先少宰命為姻好相得益歡君志壯甚每舉必赴  
 丁酉計偕余以書速君因攜子來京就婚君回書道其衰病  
 辭悲酸予愀然傷之越數月而君訃至矣嗚呼予與君性命  
 之交殆四十年重以姻婭銘幽之作予之責也雖不文其敢  
 辭君諱開慶字平階一字勤齋系出汝南袁氏始祖庭玉由  
 宜春遷居白良世有令德為邑著族曾祖寬祖廷瑤俱邑廩  
 生父振河能詩早世以君官 馳贈修職郎妣周氏 旌表

節孝 馳贈孺人君生六歲而孤事周六孺人朝夕溫清孝  
 養備至念非讀書求科第無以顯揚其親因肆志於學名大  
 噪自經史外於諸子百家之言無不通八比及詩古文詞每  
 篇出輒軼其儕輩邑人爭頌尤長於駢體幾入庾徐之室弱  
 冠入郡庠旋食餼辛酉以拔萃貢成均丙子舉於鄉道光丙  
 戌大挑二等甲午選安遠縣訓導安遠故荒僻鄉學者少君  
 以醇儒蒞官與士子闡發經術講究文藝手批口授壘壘不  
 倦又拔其最秀者加以獎勵士樂歸之興廢舉墜凡學宮考  
 棚書院一時創建五年文教大興士風丕變以道光戊戌九  
 月初八未時卒於官歸柩之日安遠人傾城走送紳士集河

干舉奠多泣下者其遺愛及人若此君天性篤厚事季父繪甫公如父每事咨稟而行至老不衰繪甫公公諒正直或爲族人所忌公悉力禦侮歷艱危不悔然人卒服其誠信無敢犯生平至誠待物抑然善下然遇事有不可者折以義理鬚髯戟張人謂仁者之勇喜排難解紛雖極強暴者得其一言無不悅服邑中公事如志局賓興族事如祠宇譜牒皆主其事而觀厥成友人湯馥堂巢繩齋兩孝廉客死於外皆經紀其喪俾旅櫬得歸其他義舉類如是尤篤於師恩事先少宰三十餘年相從中外恂恂弟子職凡先少宰一言一動無不身體而力行之嘉慶丁卯戊辰間邑人相閱君獨守師訓持

正拂衆論不畏強禦有吾道干城風予兄弟嘗有急君傾身障護走數十里相救應屢遭紛呶不顧也嗚呼君仁孝行於家庭信義篤於師友教澤施於學校其文足以壽而行足以傳可謂有道君子矣昔先少宰於天下所取士得鄭解元兼才於里中教授士得君常喟然曰兩生學術人品皆不愧古人皆堪爲當世用而皆不能成進士其將蓄之久而後通歟抑將食報於其後人歟嗚呼使斯言而信勤齋之文之行可以不沒矣乎君生乾隆癸巳九月十三巳時距君之沒享年六十六元配張孺人連舉數子皆不育繼配楊孺人生一子亨泰娶辛氏卽余次女也以道光庚子十一月卜葬於本鄉

銀盆淘珠之原銘曰天今無意何生哲人天今有意何喪斯  
文胡豐其才而靳之名躬仁履道乃有艱屯懿矣袁君吾黨  
之僑績學力行服膺師訓鼓俗春風與物無競內介外和賢  
愚愛敬君之氣度休休有容公輔之器大臣之風是將行道  
澤被無窮何膺一命學官以終章句小儒或騰霄漢景拔電  
飛雕蟲刻篆燕許鴻裁卿雲詞翰胡爲一第不償厥願德薰  
桑梓道被鄉閭使膺民社澤我蒸黎安遠之學經師人師使  
持文柄公道宏施命也何如天道難論爰有一解天佑善人  
不於其身於其子孫熒熒遺孤庶大其門銀盆之原皈化之  
里鬱鬱佳城環山抱水千秋而下鄉人仰止是有人焉有道  
君子

墓表

贈君郭公孟牖墓表

明禮部侍郎 王 英 撫州

人之有德者天必佑之畀之福壽或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焉斯言也豈不可徵信哉予於萬載郭公見之公諱孟牖字  
善慶世爲名族曾祖德新祖壽軒父彥正俱有學行母龍氏  
淑德素聞公性端敏自幼嗜學及長博究羣籍而工於詩賦  
深有思致鄉先輩器重之名譽日著公自持以謙和有司欲  
薦其才則以親老力辭由是謝絕人事深居簡出於富貴利  
祿澹如也公事二親篤盡子道旦夕必侍側出入必告供膳

必自理凡親意所欲爲必順成之未嘗少拂親沒號慟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三日葬祭盡禮人稱其孝家多腴田歲積粟遇饑貧者必以濟里隣有急難赴之人有爭訟爲剖決之子長力教之詩書俾之成才公之操行蓋如此生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以永樂己丑五月初十歿春秋四十有七葬其邑地名竹渡紫蓋山之陽旣葬之三十五年爲正統癸亥公之子刑科給事中瑾以葬有誌納諸幽室而墓未有表乃奉貴州布政司左布政易節之狀請文爲表公配龍氏繼韓氏子二長瓊次瑾俱龍氏出瓊以徵辟授國子監博士瑾登進士擢刑科給事中顯赫甚大皆公之教訓所致也朝廷推恩贈公給事中光榮賁于元壤論者謂公有學不仕而於親能孝於人能周卹其德允臧雖未享上壽而有子顯揚於後且孫枝蕃衍非天之報公也耶士之垂名于世者豈特以位哉有德而隱者皆當論著也故以瑾之請爲書之俾刻石以表於墓過者式焉

辛先生墓表

國朝主事

陳

鶴元和進士

先生諱炳昭字能濟號熹亭江西萬載人袁州府學歲貢生也會祖金澄廩生祖汝獻湖口縣儒學教諭

贈江南道監察御史父樹貴本生父樹國俱增生先生善事父母推之兄弟宗族媼黨暨乎一鄉一邑之間恆以信義見推初

贈御史公卒羣從兄弟以家事委先生其後季父病革復以身後事相屬先生謹司其財產出入無纖毫私有妹婿素封交不擇人妹憂之先生割宅與其處朝夕規勸終妹世得無敗妹卒壻遂蕩其產則數賙給之甥既長議婚不能取爲資而取之邑有學田公舉先生司理凡十餘年佃民愛戴若父母邑應童子試者千五百餘人以自攜坐具爲苦諸搢紳謀創立試院而艱於費因率諸有力者出錢諸有力者曰非辛先生任其事吾儕終不出錢時先生已老謝不與事諸搢紳強起之事始集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縣學教諭某首舉先生而府學教授某爭之曰此府學諸生也豈可不自我舉乎八年八月卒年七十有六將易簀命諸子治喪不以佛老惟朝夕設奠如禮邑人士多效之其葬也白衣冠而送者幾千人遠近嗟嘆以爲從來布衣諸生所未有蓋先生之爲人類乎王彥方陳仲弓而上希乎夫子所謂信則人任焉者然先生固經生嘗謂讀書不如鈔書課寫五經至一再遍年逾六十猶爲諸穉孫鈔經寒暑不輟信乎經義與治事相兼而信義之所以著於人人者皆自學問中得之也嗚呼斯真克副乎孝廉方正之科者已子七人紹基附生紹業嘉慶元年進士國子學正誠質增生紹顯紹模增生紹訓庠生紹良孫十八人曾孫七人墓在上高縣

山棗渡江北月形山之原

國子監助教敬室辛君墓表

閩學 翁方綱 大興進士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年來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歸於一是不為泛鶩不為右異之說今年春尚為新城魯君嗣光校定尚書說己酉江西選拔諸子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密魯君嗣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已君為人誠信焉敬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禮三傳皆考辨補析凡若干卷君乾隆己酉舉於鄉乙卯中會試嘉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以同知用諱紹業字復先一字敬堂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配王孺人子四价公弼僕伋孫三僕庚午舉人今扶柩歸葬狀其畧來求表於墓道雖不獲書丹於石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傳

盧慎體翁傳

李魁春

邑庠生

翁諱志勝字漢興爲人慷慨有謀畧好排難解紛見人阨輒傾身佐之爭鬪聞翁言卽解故族里中事無大小皆取決又雅好交游邂逅如故四方之士亦咸樂與交崇禎間天井窩盜起攻城陷陣所過殘滅官軍咸震怖公獨毅然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碌碌於世何所用乃召集豪傑同官兵剿之賊恐遂降時袁臨侯總督三省除翁建昌守備翁之任年餘郡守倚如干城洎罷歸父老皆流涕擁馬足不得行 本朝順治初起用爲游擊偕總兵郭天才駐袁州袁故吳楚衝也兵馬蹂躪閭井邱墟民苦兵久矣翁至下令軍中敢取民間一草一木者斬由是按堵如故厥後郭公別調翁亦罷袁之城空焉

上命總兵蓋出鎮之聞翁能表授叅將其有功地方甚多不能殫述後數年忽動歸興歎曰功成不退身之災也遂解綬家居脫然無累或琴於室或羨於淵以自樂焉贊曰翁之度量越人甚遠翁之才猷應運而顯交賢納士聞聲載慕翼難扶危羣情翁附時丁未季盜賊如蜂翁豎義旗誓翦羣兇雷轟電掣谷靜山空爾功旣立侯嘉乃績式佐

新朝授以顯秩翁之中年兩鎮於袁維桑與梓咸沐其恩功成

身退賢如之何著於竹帛于載不磨

辛孝子傳

辛炳喬

邑優貢

乾隆十九年萬載縣鄉紳袁建中偕里老族鄰以辛金响事畧呈學遞上之大府得咨部後陳守修志列諸雜傳語寥寥且弗本呈官事畧非所以紀實也謹撮要別為之傳按孝子辛金响字首亮志稱字住岐源方八歲胞伯母劉年二十九新寡乃繼為嗣稍長受鄰傭早晚問安習以為常而仍勤鄰家事遇佳節予之內弗食必以饋母遠鄉雇之值雖豐不赴也顧繼母有痼病針指紡績皆廢惟以雞為羞則病希發孝子所得貲輒買雞以進母嘗浣衣於塘忘攜杵因置衣塘側而

歸竟杵孝子自外歸鄉中輕薄子戲呼曰爾母溺塘矣乃疾趨果見母所浣衣而不見母也急投水救母水深且濶良久不出忽似有人托之而上者母亟呼人救起腹彭亨置牛背閱一二時乃甦自是孝子之名大著雍正元年棚民作變孝子負母匿山中遇賊於小石橋將繫其母去以要贖金孝子長跪號泣以頭搶地血丹橋石賊顧問曰爾何人曰辛某然則孝子也舍之去至今呼是橋為孝子橋母之卒也不復受傭賣薪得錢即市楮幣焚墓凡廬墓者五載初小源人唐與仁聞孝子赤貧不能聘妻乃自以女妻之生五子原呈四子誤邑侯嚴在昌旌其閭曰孝行可風乾隆二年無疾端坐而逝



鄧與齋先生傳

辛從益

君諱斯沂字浴儒與齋其別字也世爲邑名諸生父諱鐫太學生長厚最鄉里君幼而沈粹穎敏過人授以經書輒通悟十歲從歲貢郭秉銓先生學爲文出筆雋雅郭大器重之甫弱冠以郡試榜首補弟子員尋偕益仲兄淑郵游李厚岡先生門並稱高足當淑郵與益入泮時君已名噪縣庠中歲科試屢超等已而淑郵以選拔貢太學君舉優補廩膳生邑子弟從君遊者甚衆君旣年長於余文名亦較余著甚然君不以後進視余每見輒傾倒相與暢談竟日或各出文藝互商間有指摘余悅君君亦不余怪也君旣與淑郵聯姻兼友誼相得每屆鄉試僦舟赴省租寓君必與余兄弟偕余兄弟亦非君不樂也君善文而精衡鑒歲癸卯鄉闈畢邑中知好過寓舍必令自誦其闡文君意皆不甚許可獨激賞余文以爲必中謂淑郵曰兄文雖高不如弟捷之速也是科吾邑惟益幸雋人咸謂君決科不爽云然君竟久困諸生中至乾隆甲寅始舉於鄉乙卯留京刻自揣摩數以文囑余直評余慮其過於勤苦勸少休而君所居郡邸西上房地狹而熱所服丸多補劑不宜於暑邸中寓人頗雜或呼盧竟日君不能耐乃夜讀達旦邸人多笑之所隨僕以不諧於眾遣去君益鬱鬱不自得語郡人曰我若寓辛宅明年必獲雋也郡人爲余言

且以爲癩余始不之信既察之良然乃迎入余舍與余姪敬堂同居敬堂知醫囑爲藥之君亦不甚肯服也居半年癩不已然當發時聞余言一道破輒爽然止常喃喃自誦其文謂余曰蒙君前所批某篇某股今已自改矣諦聽之較前實爲精警超脫然自文外其他語則皆不可曉矣蓋性之所好業之所精雖癩不迷如此適淑郵以乙卯公車入都與同廳居見其狀曰噫浴儒信癩矣亟郵書其家厥弟秀濤來迎之以歸歸二年醫不效竟幸邑人惜之君性孝友弟六人皆從君讀一八泮餘皆彬雅能自樹立太學公年旣老不欲久理家政乃析箸君意不樂然諸弟間有關乏輒引爲已憂或代爲借償不令知也有戚某嘗負百金或勸君控追君不可竟還其券讀書大唐寺見爨夫私泣詰之知爲債家所逼將鬻妻以償君邀同志出金代償之一小婢聘者願出八十餘金君告以此婢愚蠢祇取原價遣之其尙義疎財類如是性恬淡得失不介懷待人甚寬厚然遇同輩被強梁所凌輒義形於色己亥科寓董家塘試畢將還挑夫十餘輩索值甚昂乃另僱他夫至則前十餘人者脅制之勢洶洶行李不得發時同寓七八人皆束手無如何君體貌魁梧雄傑直前擒其渠渠愕不敢動其黨乃解散去君鄉薦房師爲卞坦綸先生謁見時見君貌偉益奇之謂才不虛生必能爲國家出力顧不虞

君一上公車遽病廢以卒也嗚呼以君天性之厚與文行之美皆宜大用於世乃早歲盛名年近艾齒始一登賢書而又  
不竟其才良爲可惜意者天胙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後固  
將以有待耶君之子五人一曰可廷子兄淑郵女婿孫七人  
長朝颺可廷子文庠有聲

劉君恬齋先生傳

辛從益

吾友恬齋歿之十二年其孤廷杰等以狀來乞爲傳余與恬  
齋交最稔知恬齋最深其敢以不文辭君初名鳴臯字鶴和  
後改名時耕字學禾一字恬齋君考雲臺先生以懋遷勤儉  
起家母楊孺人有子六君其季也少負奇氣倜儻有大節壯

乃肆志於學爲文雄快俊偉不蹈恒谿稱其爲人太守馬公  
府試閱其文甚器之取冠軍入泮歲科試皆高等壬子鄉闈  
薦未售君陰念得失有數不可強而昆季相繼去世羣從皆  
幼弱家事無可諉遂棄舉業援例貢成均壹意理家政撫子  
姪皆成立今江口諸劉多席先業擁厚貲詩禮雍然兼慷慨  
好賓客君之力也君勇於爲義乾隆甲寅乙卯間郡守張公  
五緯飭各屬建育嬰堂君首倡同志捐貲置田以成之邑向  
無考棚士子自携試席坐具出入艱劬君糾邑中紳耆呈縣  
尹創建考棚捐貲董其役廊舍堂署規制煥然試者便之其  
後郡人改建試院君命姪步雲獨建一棚而躬至郡經理其

事工以完固邑中歲祲米價踴貴民情洶洶君倡議聚公米平糶首出貲勸輸輸者雲集邑賴以安其他修橋梁道路惜字惜牛諸義舉君無不與事亦非君不辦也君軀幹修偉美鬚髯目炯炯有光重然諾喜排難解紛視人事如已事戚友皆倚重之顧胸次軒豁識超邁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介然不肯爲人有惑者立勸正之雖嫌怨不避故人益重君始余識君於竹溪書塾喜君語言俊爽遂訂交焉余官京師久告養旋里君假館課生徒命子一恕從予游前後幾十年朝夕過從歡甚比余服闋入都而君以長逝聞矣嗚呼君始當父兄繼逝之餘子姪百餘人以一身支持門戶卒能使一家競爽羣季和睦外侮不生其才有過人者晚年閱世益深見道益熟意氣日益和平顧雄才大畧不獲大用於時僅著於家庭鄉里間爲可惜也已嘉慶乙亥卒年六十有八以子廷杰官

封登仕郎福建貓霧司巡檢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元虞集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萬載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虛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嘆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

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跡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跡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

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宋學古錄補

韋侯邑志跋

明知州 辛敏道 邑舉人

是志之修也有名公巨筆弁之於前已得作者之意而揚扃之予何敢贅一詞顧萬之有志者權輿於成宏增葺於嘉靖代不乏成書亦僂修僂廢致令文獻莫徵丹鉛無主迄今九十餘禩一旦屬其成於侯振一邑墜典然後知侯之七年不

遷天故留之爲予萬垂不朽之澤者也夫昔之泣茲土者豈無志薄鷹鷂者乎然而未必皆鸞鳳豈無寧爲保障者乎然而未必皆尹鐸又豈無寓撫字於催科者乎然而未必皆陽城比三載考績卓犖者固超次而升循資者亦秩滿而擢獨侯七年於茲三善十奇數登薦剡兩隨計偕蓋跨尹鐸軼陽城而獨以鸞鳳枳棲於彈丸凋瘵之邑如此其久也甲戌春主爵者條上治行卓異悉奉內召而侯與焉萬之民拭目踰踏金馬之班烏臺青瑣之列矣竟以逋累留滯至今夫惟歷年多因是閱歷熟而諳練深凡山川之險夷戶口之登耗徭役之繁簡人文之衰旺士習之貞邪累代之沿革廢置民間之凋敝痛苦靡不悉其賸理載在民隱諸刻若越人之洞見一方以故隨事編摩臚分縷析成一邑之書勒千秋之鑑俾後之人得以按圖索驥探病得方真適治之指南而救時之鍼砭爲予萬垂不朽之澤者也今聖天子銳意更治詔求天下郡邑志此志進而垂乙夜之覽必將曰萬之洞悉民隱如此何憂吏治哉異日徵書且至曰予爲萬得人此志其媿矢矣予故曰侯之七年不遷天故留之豈無意乎若夫攬撫品藻幾經校讐閱陵谷之變遷痛江河之日下發前所未發增前所未增則固翩翩司馬而雁行董狐矣諸名公已能道之予何贅是爲跋

章侯志跋

明知縣

鮑紹湯邑貢生

邑有志猶國有史也國非史何以統異而致同邑非志何以徵往而俟來顧史之法在畧非好畧也採摭難實真贗難核不得不畧也志之法在詳非好詳也蒐羅宜徧收錄宜恕不得不詳也有能於非詳非畧間而邑以志重志以邑傳者乎若章侯青岑翁吾邑之志是已吾邑稱巖邑實疲邑也侯繇名進士莅茲土下車以來蒿目時艱束於功令思欲寬撫而不可得當路之索解甚亟小民之供輸愆期朝夕持籌矻矻靡寧獨能於簿領冗沓中作詩文若干卷尋且繙閱舊志歎息嘉靖甲辰鏤布迄今九十餘禩世數既遠遺事實繁私念

縮符七載此志不一重新之曷以令通邑生色而政教不幾頓乎因是召諸鄉紳暨弟子員并耆老有知識者進而論之若謂今昔殊時修建有待曩山川之勝復宣洩幾何人文之美復映發幾何貢獻之納復加增幾何政績之善復興舉幾何高逸名藝與孝義貞淑之可嘉賞者復流傳幾何各以所知見無溢美無索瘢不次而陳之侯受而覽焉自公之頃不厭猥瑣不恡心目之力俱手自刪改自訂正自繕草以付之剖劂與過疑寧過信與過廢寧過存用意忠厚真得善善欲長之遺大要出於詳而要亦不得不詳也志成是可徵往俟來矣抑侯之成是志也詎徒肆搜稽示整暇以備近代之偉



觀已哉亦惟曰吾旦夕脫離去而後之宰是邑者闕若志當  
必有灑然迥然親自勗以勗邑人觀其美則反是者醜矣居  
官者務跨軼前修貞教有方董率有條引之康衢大道以為  
民計待治者務力追雅道急輸公無煩官府督責而後者變  
而樸澆者變而馴悉茲飭振起以自為計俾山陬增美戶多  
可封人多君子允成醇龐景象侯之意在斯乎侯之立言與  
德功並垂不朽亦在斯乎至若侯之苦心焦慮恤邑仁邑者  
具在民隱六刻中邑中父老子弟戴侯誦侯者具在德政錄  
中茲不復贅湯駢淺非能文者因粗述其概以復

鵝峯詩草跋

國朝 李榮陞

詩之作也矜其富不若率其真行滿天下歸於陶冶性靈而  
已乾隆戊寅歲予就館城東與鵝鼻峯近汪子濟川作楫頻  
過晤語予曰吾不赴近人詩壇於詩不多作亦無留稿也以  
是轉徵其可詩然君蘊出羣之才以經務鳴於縣惟癖山水  
與予同重九日偕宿檀下辛象川館攜以登城南天馬之山  
四顧愴然曰吾其終老窮山乎久聞廬山名勝多地主宜得  
附遊以抒吾興明年秋闈畢遂相偕下舟章水屆朱溪風阻  
起陸一火夫持被間關山之南山之頂十餘日隨興留詩返  
舟會城值揭榜以予獲售經理旬日而歸比予通籍南北獲  
覽佳山甚眾於匡廬亦環繞不一未嘗忘舊遊而君去世矣

前歲歸里屬其族賢崇納曰君家某叔吾忘年交也遇未酬其才在昔縣事糾紛君率二三同志爬梳就緒邦人士咏之其勞勤委曲恐久而易渝願得自臚一切并所雜著讀之既而其家有所避僅將詩稿來予反復再四喜其意新而不涉於浮詞愜而不墮於俗性情夷然盡洗酬應矜夸之才筆墨間時露山川光氣陶冶至此卽詩亦足傳生平矣君晚歲息影鵝峯間一附糧艘至都門覽宮闕之壯賦詩云含情默欲效三呼歐陽公所謂老而志不衰深可念也此編前半皆戊寅巳卯之作早以相示然今稿中訛字乃多又脫去孝服僧黃崑二首記憶之餘悉爲補訂完好併予同作二首附後他年有續廬山故實者或不遺焉丁巳季冬

書辛君映斗請減瑞袁浮糧後

尙書 萬承風 義寧進士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年命入覲吏陳地方利弊江西右布政使莊公應會巡南道僉事安公世鼎以瑞州袁州重賦告

天子下其章於大司農令曷吏覈實以聞得

恩旨減免於是兩郡七邑之民莫不舍和吐氣頌

皇仁之如天而深感二公之能承宣乎德意以布於下也乃其事之謀於始以善其成者實出於萬載辛君方二公之入覲也洎江右未久不習知民間事疏甫屬草君前請曰在官言官禮也盍請減瑞袁二府浮糧乎莊公固深知君安公亦以莊故

同聲曰若何君袖中出一紙本末粲然二公聽之疏於朝闕  
一載而果如所請當是時微君言幾無有言之者既而中丞  
檄郡縣覈元明糧額二郡士民執志乘爲左驗而袁州在前  
明時有大勢力者宜早請請宜無不應中丞詰袁袁之民無  
以辨事幾墮矣於是君乃得比枝法蓋袁屬邑與吉安之安  
福臨江之新喻鄰安福新喻田三則上則之糧僅及袁之半  
袁田惟一則磽确不肥地醜而租挈重徵課或乖昔準中丞  
允其議嚮使君無任事之才度務之智襪被從使車後輸籍  
計帳遺餘愆負柄鑿其言言也或未必聽卽聽矣而中遭駁  
詰不精司會參互之術端賦減而袁賦未必果減也君之見  
理明而處事當卓然有賢士大夫之風矣是舉也君出已貲  
三百金爲勾當之費事賴以集厥後有議田分三則加丁糧  
者卒以前議莫可增益而止君之力能除前三百年之害而  
利且被於後百有餘年昔陳宜中之先爲吏常以利物爲心  
缶投一錢後遂不可勝計孰若君之一舉而衆善備哉宜乎  
後嗣之益昌而大也君名映斗字鼎卿袁州萬載人其他行  
具家傳余不復書書其請減瑞袁浮糧始末如此嘉慶十六  
年辛未仲夏月

引

高岡雅韻引

明范以淑

萬載鳳池劉君以各家子聯姍王室秩眎下大夫歲食縣官租稅稱驟貴矣而爲人溫然如玉恂恂如儒生雅有聲俊傑間方三十壯耳而諸文人客卿各爲歌詩慶之既而出以示余請數語弁端夫劉君者不以翠釜具列娛其口不以輕縑文繡華其躬不以螭首蛾眉悅其目不以遏雲落塵逸其耳不以怒馬雕輪適其手足襟度迥出常人而惓惓於聲詩之是求其人中之鳳乎詩有之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今劉君際聖天子龍飛之運從容來儀視枳棘之栖奚翹千里較秦臺當復勝之而諸君子之作皆離離大雅鼓宮鼓商靡不叶應卽嶧陽之桐音不是過也余乃艷羨之而以高岡雅詠名焉第余乃以春蚓秋蛩之鳴先之能不駢面因附諸君子質於劉君以爲然否

茅窾微聲引

明學正  
龍愚卿邑歲貢

予爲兒時見羣稚輩戲逐相競選茅管之巨者截其兩端長僅五六寸許剝中實修其膚之完而空窾者以吹之吭然有聲鏗然悲壯仍宛轉抑揚高卑亮節與笙篴相似不能附響於樂府也及予頗知向方尋繹章句餘暇博採古韻三百篇無論已求其所謂漢魏晉宋之乘宗既又究盛唐中晚之

法律穎悟未透識趣未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靈龜出水無蹤可追於是研精乎志搜元剔遐而根極理要刻苦煅煉尚齊渠獲或因事寓物或感愴懷思凡一切發揚蹈厲諷誦比賦咸欲其體備文質情兼雅怨然而明暗異姿靜躁殊形賢愚有常類拙訥相倚薄以故格體卑俗氣調促迫竟未能脫越舒徐卒迺翳類蒙昧短忌膠固雖學步藻林苦覺邯鄲之刺謬效顰藝圃徒窺西子之精神大都與象泯迹風骨詮落嫩惡弗智勸懲曷由而昭耶是以未敢擬古作者姑自爲一家言牒帙成叶揮毫積韻殆猶茅竅之聲弄戲於少小已爾因槩括取譬以茅竅微聲各篇豈曰詩云乎哉嗟夫俯仰物情流連景耀頻觀法於大雅未半解於小乘登高日卑行遠厭適信乎作者之難也予不才攻玉於山石速戾於鼠璞不愧謗陋狂僭益甚庶幾大雅君子萬一矜吾志焉可也是爲引

縣試公宇樂助簿引

代邑令來

國朝 辛炳晟

故事鄉會試有號舍學使者按臨所部有考棚用以壹思慮便勾稽也郡縣試之於學使者試特始事也其得失宜若無所厚繫然而始進之階其由郡縣試尤多裁擇之不慎則有能者不得與使者亦無所據而知苟防閑不密或居處不如法不獲專意文事以盡一日之長卽裁擇無由當則試舍蓋

其重也余筮仕萬載歲丙辰丁巳兩奉文縣試縣童生來者千三百而未止扃署門試之堂廡不能容多露坐階下甬道中雨至無所避則散坐儀門及內署各軒下勾稽固難焉而所爲試席坐具官不能辦必待其人之自備計縣之爲番百有四每考符一下鄉居者競走數十里入縣假具戚友家無則謀諸寓肆往往先期輒爲人移去稍遲又無地可度唱名旣入而索且爭者聲相鬩也或臨事乃將則懷餅橐筆力旣不任而又格不得行及卷已納獨力不能持必待其曹四鼓旣瘁矣三兩人肩捧肘挾而出署門固餘地無多諸童僕偵迎者復擾塞其間力盡氣竭物相戛擊有聲而敗闕不可得償者比比也其每覆而入而出也復然值天苦雨水洿洿著背項間鞋襪踏泥渾猶相與力排負而前蓋不獨鄉之人苦之城之人無弗苦之余每見未嘗不勞苦之也諸應試者聞余勞苦爭羅拜而前曰是無試舍使然也縣之人病此久矣願有以易之公立試所繚以重垣列以廊廡爲厚板使僦與坐承以巨石使無動移如是則一勞永逸大功德無量已而諸父兄送試者復以請徧詢之士紳亦胥言便而余猶難之蓋官地感費無出官文書亦未易了也眾曰不然請無用官地並不費官帑卽無勞官文書而事可集蓋先是縣守備旣裁其廡地奉文變營縣人釀金公購之將事此者有年矣去

署地不數十武一發卽至也其費則城鄉間有子弟與試者  
胥能任之誠一倡鼓掌應者當百倍余曰果若是是其可行  
於是共擇尤公正者若干人司其事繕輪冊以聞於余余乃  
戒之曰諸能輸者多寡唯其意不能者止能而不欲勿強言  
未旣而踴躍願輸者趾相錯也雖然益慎之財入出必謹毋  
侈毋苟以謀終久是在首事者蓋天下事意雖美患衆之不  
從助雖多患已之不善以余所見州縣著稱者省會有試館  
都門有會館鄉會試道路之費有田苟衆樂從而善厥事豈  
惟縣試之宇哉其由是有餘力焉卽一切可次第舉也勉之  
而已眾以爲然請識其緣起遂書此爲引

惜牛堂引

辛炳辰

夫私宰之有禁也本諸無故不殺之文此亦道與教合之一  
事也有心者更引以業報之指刷印徧布說法益明且切敬  
信宜滿天下而近在一縣尙有不及變者惟其依託於禮與  
法所得行黠者因緣竊以爲姦利而久且成俗此吾黨惜牛  
堂之所由起也先是學中丁祭春秋例購大牢必與販鬻者  
謀之祀禮成而歸胙於主者暨所事一切輒使殺牲者坐而  
割肉於庠門屠沽者見而心利之每先期暗勾致竊匪窩戶  
牽牲入城曰此祀牲也屆期則明目張膽列肆懸權而鬻之  
曰此祭肉也旣而武廟之祭有三文昌廟之祭有二亦復然

於是一歲中學前之屠牛無算矣而諸鄉中村市墟場各有  
赴集及演劇賽神之期皆公爲宰剝遍設湯鍋不得問所從  
來蓋雖有委以彈壓者積習相沿非徒視爲固然亦氣餒而  
利奪弗能禁也嗟乎物力之不惜而耕本日以艱耗生計之  
難保而盜風莫可蹤詰無罪而就死地曾莫閱焉蔑法敗禮  
更無待言此政澤之所無由徧及守土者之所未遑一一整  
飭也有人心風俗之責者忍坐視晏然無以振救之乎吾黨  
諸同志乃相與謀於是丁祭之牛則學中首事領其值於官  
而代具之諸同人又醵金購產爲惜牛會每武廟及文昌廟  
之牛則以會中之貲佐其值於官而代具之每祭唯供一牛  
不得濫冒多牲肆刑殺也諸墟市神會則屆期共請官爲厲  
禁有私市牛肉者相糾發無少貸率歲以爲常其有餘貲則  
僱傭畚土以遍培近城暴露墳墓嗚呼若是其或可久矣乎  
會旣成承事有年立冊垂後爲書其首嘉慶庚午年孟春月  
朔八日



唐車鼎士著志 卷二十九  
雜著 凡雜文及一體而獨作者俱歸雜著統依時代編次

黃璧元瑜字說

元吳澄

玉之爲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有琥有璜焉而禮天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爲貴昔有一璧當十五城天下皆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蓋非他玉所能同也萬載黃君各璧而字與其名不類予爲更其字曰元瑜瑜者玉之至美也非至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揜無垢可磨接於人者溫如斯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其宜於禮天也吾知其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信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

爲轉運司屬官持身謹清夙異儔輩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之若無漠然不以動於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其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予旣更其字因爲之著其說而俾異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采草廬集補

瞻思堂解

明葉璽

石堂龍子善一日持瞻思堂冊事狀以請云以仁少失母壯失父次第窆歸結廬於墓時邑侯義成劉公清江張公暨庠師鄉英咸袞之詞扁其堂矣世人羣而議之余因其請愧弗能寫其心姑爲之解人之議者曰而過爾矯情爾近名爾且飭於昭肆於冥爾夫割股廬墓賢者過之然吾觀世之峩冠

方履誦詩書師周孔者或於其親不能無違言臨喪無戚容  
既葬置之無復徘徊瞻戀之意此孰與子善之過乎曰矯則  
矯耳獨不云習與性成乎矯而至於父母之喪悲號歲月試  
設身孺慕不已難乎若曰好名也非有意爲善乎古之君子  
篤實而券名今之君子徇名以就實實至而名從之正惟恐  
其不好名亦何惡於名也而至於匿瑕飾瑜之說益刻核之  
論矣子善之爲是舉也非人強而迫之非法制而繩之胡不  
可徇俗而必爲此者非真心自不容已乎充此慕終身焉可  
矣議者又曰孝必有徵古之人若王中楊暉華秋輩皆因廬  
墓動天地感物類龍子之孝天亦何靳而不徵之以祥乎噫

孝者天之命人之心也君子盡人之命以立天之命固不以  
祥不祥爲加損也古云和氣致祥離則不祥莫大焉吾以人  
子順親得親苟其心一毫未協皆君子所憂爲不祥者舜底  
豫而武周無憂乎文考非家之祥乎乃曾子易簣啟手足而  
呼小子是又不以死爲不祥而以全父母之遺體與無憾於  
分義之爲祥也子善邱園自珍顯揚未遂一出言舉足兢兢  
焉存冰淵之恐以無貽憂先人明發式穀繩繩振振休徵孰  
與鳩兔甘露親喪所自致區區物論固木秀之風行高之疑  
惡足爲子善重輕哉嗟嗟世人盡子善子善不足稱子善不  
多有而不予善者可愧可赧而何暇置喙也子善勉之

禱雨文

明邑令 陳 璨

上命濫宰是邦生民休戚之所係年歲豐歉之所關言念子  
民方盡力於三農忽驚心於亢旱方當早稻秀而將實之際  
晚禾苗而將秀之秋高旱則葉捲苗枯低窪則泉乾水涸東  
作之功安在西成之望何有倘臻奸貪蠹政殘虐良民有傷  
兩儀和氣之祥有傷天地好生之德臻甘當一已之咎毋貽  
百姓之灾特於六月七日爲始建設壇場於城隍祠下命延  
僧道看誦經文一誠歸命於穹蒼萬乞幹旋於造化甦禾稼  
於將枯之日潤隴畝於旣涸之餘於焉五鄉無呻吟之悲百  
里有謳歌之樂官民胥慶市野同歡謹告

祈晴文

陳 璨

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辰時至二十九日巳時霖雨傾盆有頃  
公廨毀損人民泔沒田疇稼穡衣糧牲口房屋橋梁漂流浸  
壞不可勝計而雨猶不止推原所自蓋由縣令匪人民受其  
殃本職素無才德忝膺是任若有欺公壞法貪賄害民甘以  
一門受殃伏乞散雲息雨大明麗空毋貽黎庶受灾庶幾責  
有攸歸生民幸甚國家幸甚

驅虎文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灾宋均至而東  
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臻奉朝廷牧民之寄神

膺國家顯佑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足以驅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若用神兵驅之或隱遯山林或遠避東渡乞賜陰陰三狡若用獵戶捕之使粉身碎骨或剖腹詣街乞賜陽陽三狡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祭龍觀察文

明邑令

徐一唯

禮莫大於分道莫大於忠惟公秉乾坤之間氣爲昭代之英雄堅貞起於天性忠義篤於淵衷按浙省而持憲節居藩輔而抗至尊原其心不甘事夫二主而衣帶數語誠軌世範俗之奇功是公之死可謂善道又何愧文山之正氣與張許之

高風茲當道特表行跡崇祀典俾血食於芹宮一唯奉文到

日景仰熱中拜首豆觴惟靈爽是依來格於斯尙饗

瞻思堂賦

并序

徐一唯

余讀七篇至端木公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事嘗撫卷曰賜

於尼父心喪者也尙依依不舍如是况親喪固所自盡者

乎近世學者執漢儒廬墓非中之說遂視此事若有所託

而逃不知事固依乎中庸尤當觀其誠僞洵根於一念之

誠則古人友于兄弟者固有以身代之以痛分之者矣又

安得以廬父母之墓爲迂耶余令茲邦三易歲矣採風問

俗令有責焉龍生以仁孝行久勒口碑值公暇披閱瞻思

堂集玩諸名公載筆而龍生之瞻思誠所謂常目在之中  
心藏之者也車溪之廬誠身與之依而神與之游矣龍生  
賢矣哉因託意命詞作爲茲賦以附風人之旨而事之印  
證固反之此心而自得云

夫何怙恃之蚤逝兮方週期而子遺製菱荷之無從兮誠弱  
質之易迷長夜徂以難旦兮慨甯氏之栖栖倚北極以延佇  
兮慕梁公之與歸悼嚴慈之不復起兮歎此離幸有母姨可  
以想像兮刻木者誰盼彼車溪兮若天漢之流漸有岡可眠  
兮之窳者其在茲諒天路之豈遐兮不可階而升隨感四序  
之迭運兮惟野圃之淒其惟予懷之弗渝兮知造次必於是  
曾參養皙兮羊棗之不忍嗜親未及養兮徒絕粒以興悲築  
室於場兮賜慕師尼昊天罔極兮舍親之坵墓何依景曜未  
照兮苦奔獸之疾趨岸谷岑寥兮聽蟋蟀之鳴時少發憤於  
下帷兮念書香之不可墮畢集於採芹兮何皇於衡門之棲  
遲誦梁甫之吟兮九野纍纍笑荷鋪之過兮埋也何爲奄大  
塊之飄塵兮駟馬末追冥宮之難再啟兮孰是靈衣有墓可  
廬兮踐履不遺思親而不見兮見親之壤卽若與親而相依  
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庸彼蠅飛而蚊聚寄光景於逆旅兮顧  
堂與於薜荔視榮華於朝露兮繚蓬寶於辛夷嗟夫邈無內  
顧兮刑于寡妻牛眠逶迤兮以續以似檄諭褒嘉兮帝命且

至天理之在人心兮孝子永錫爾類

檄交夷黎維潭文

張璧

爲夷情事先據思明府土知府黃承祖揭報安南諒山宣撫司黃廷愛等牒呈內稱黎氏孫維潭統兵復國擒斬都統莫茂洽收獲印信署掌監國今差宣撫榮國公黃廷愛等領兵追捕莫氏遺族及招撫地方本國民盡皆歸服黎氏乞爲轉達等情連宣撫司所牒呈該府呈文申繳到道爲照莫氏乃天朝封賜印章世爲貢屬恪奉正朔未見有何罪狀黎氏果何人斯輒敢興兵逼弑握印受成似此亂臣賊子誠國法所不容天討所必加者但據牒呈思明府公文不出自監都統

印之黎維潭而出自諒山宣撫黃廷愛不由南關正路達之督備官而由私隘達之土官黃承祖則真僞猶未可必若遽興師問罪誠恐濫及無辜且當時諸司勘報稱黎氏俱已盡絕今日又焉得復有黎維潭者出哉卽黎氏果有後自當感激先朝曲赦厚恩安守臣節一旦弁髦王章公行篡叛法在無赦除呈三院會題候命調集京省土漢兵征勦外合先馳檄宣諭該國臣民若果能悔悟篡弑之非改圖自新迎歸莫氏納反符印退守臣節縛出首事叛惡送赴軍門請罪庶城中生民可免塗炭爾等官屬亦可保全首領如終執迷則天兵雲集威震山谷區區小醜如探雀雛本道念切爾曹夷獠

無知忍令自貽伊戚合先開諭禍福反逆爲順在今日舍存  
卽亡在今日幾介微茫毋貽後悔

采連城集補

贈龍母袁氏貞節文

張璧

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事之大者莫如節今考詩以節  
著者衛其姬一人而已仲尼刪詩存柏舟於經得非闡發幽  
側以輔翼世教歟然其姬以至戚欲奪其志乃爲自矢之言  
仲尼於此蓋不能不悲其志矣其後夏侯令女不忍文叔之  
死至斷髮刑耳鼻然後免於至親之見奪而以節自終爲曹  
氏婦千載下傳其事者有餘傷焉假令遇仲尼又不但悲其  
志已也乃今見龍母袁孺人益有感云孺人歸月塘龍先生

七年而龍先生逝哀毀幾絕如是者三其子德正君纔四歲  
德中君尚在襁褓形影相弔服且闕矣於是嫺黨憐之諷以  
再圖所歸時有富室慕孺人賢欲爲子議配孺人聞之遂斷  
髮斬指以誓議者始寢其謀而孺人之志得不奪自是含哀  
致毀以禮自防堅持日月瑩然白璧無點瑕而力撫二孤訓  
之學以成名養其父母完其節歸見先生於地下蓋始之所  
遭與其姬令女同而終之所成其姬令女有不及也夫婦女  
鮮不狎睡而嚴重師儒以訓二孤戒飭禮義以維家範惟從  
容立於死不死之間彼求者不諒微幸一嘗之豈其未聞程  
嬰之言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彼以我能成

事若龍母者其能成事者歟彌留之日大能受命歟幾於達  
生乎哉彼其心蓋與下報趙宣子一揆矣豈惟報夫而已自  
龍母能婦而舅姑寬然不重遺以憂孝之屬也舉家數千指  
累世雍雍無間言母亦內德之茂者足助焉家人利女貞有  
味乎言之鄉令慷慨而於事無濟是尙爲其易而以難者更  
遺何人將何以復於世之求多者嗟嗟終夫之事者完婦也  
終母之志者孝子也今其子才且賢異日翩爲國華者二孤  
耶是又子與母所以交相成也天使授璧之夢至是徵也夫  
當月塘棄盛年豈不云促不知其促也顧其所以永也與

禱雨文

邑令陶大邦

謹披素悃仰叩穹蒼亟盼甘霖以甦民困事切某承匱茲壤  
期奠民安奈何五月末旬洪水氾濫繼今六七兩月旱魃爲  
殃時將兩月之交天無一滴之注早稻成粟而垂熟者悉轉  
枯槁晚禾已青而吐穗者殆爲焦萎縱有得於桔槔之灌且  
潤而晝已焦或濬於畎澮之深源乾而流則竭兼以蝗蟲蔽  
埜竟何望慰有秋時事孔艱心分徒慘盈盈國稅不無逋負  
之虞總總民生盡罹填壑之苦某前已虔誠同巫步禱擊之  
泉泉神弗應詣之洞洞闕無靈雖然雲起自郊隱隱聲藏霹  
憲奚見月離于畢洶洶飄瀉滂沱今擇七月二日再合法人  
某等祈叩元天上帝泊城隍神位惟神鎮天立極治世存神



皂纛高牙北方壬癸水惟其統御元龜鋒劍南方丙丁火敢  
與抗衡威赫四封靈昭一邑擬患災之禦捍藉蒼赤之綏安  
今上澤壅而弗流實天譴示而未已某等吏無善狀致茲旱  
以誰尤神乃有知矜此民之何辜重念青黃之值接豈宜饑  
饉之游臻憂念如薰靡神不舉伏願傳宣風伯號令兩師雉  
封四郊頒三日以往之霖則廟食一方作萬載長生之福鞠  
躬以俟刻候爲期

畢侯開荒圖說

知縣

鄭邦德

邑選貢

萬載窮鄉也田多亢曠而租入有限地且僻阨而穀又難通  
以故輸納不前逋負日多況與異境相連貽累荒歉種種難

舉如西鄉洞嶺連接瀏陽之東鄉大圍山烏虎洞黃石洞盜  
巢也其田瀏陽之人越境而占萬載之糧曷自而輸此民之  
大患存也再風嶺山書堂白水離縣遙遠田率荒蕪民皆逃  
竄田之荒者愈荒糧之欠者常欠又奇圍竹渡橋墩高城濠  
田皆亢陽無水之區雖日有事於耕耘而不能享夫粒食畧  
觀數處自昔爲患使無道以處之不知後之狀何如斯土斯  
民曷由而濟乎我侯勞心焦思事爲之所曲爲之謀或捐俸  
以給牛種或貸錢以立筓車或授之役差以爲抵銷流移者  
招撫之失所者莫居之民樂桑麻之境遣買犢之風桔槔有  
聲刈穫相望立一時之規遺萬世之利以視唐張全義闢關

中蕪地者同轍也宜圖各處地土之益以昭示不朽云

策筮館聽鐘鳴說

譚經濟

鐘之鳴必視實之大小以爲鳴之遠近擬升之鐘崇尺之磬擊之使鳴近不過聞一室遠亦不踰百步非擊之不力聽之不聰也其實小自竭其聲而不能加耳若萬石之鐘則不然小擊之則鳴聞數十里屬嶺之山不能蔽茫茫之江不能限掀天撼地之風不能逆之使返蓋其實大鳴之遠自如是也豈惟鐘哉鐘以聲鳴人之鳴不止於聲也上者以道學鳴次者以功業鳴又其次者以文章詩詞鳴或鳴於當時或鳴於異代或鳴於無窮與天地相悠久何莫非由實之大小爲聲之遠近哉外此或以酒鳴或以琴鳴或以刑名鳴或以術數鳴他道鳴怪僻瑣碎不足數也然則由鐘之鳴以求人之鳴其近其遠緣實詣何如耳顧鐘之所以能鳴遠者人知聲之出於銅不知銅不自以其聲鳴也曠歲累月以採之積之既豐則又百煨百煉去其似銅而實爲銅累者或三取其一十取其五然後治之鎔之納之於範圍密其外洞其中又鑿之以牲而懸之於高虛而後聲出焉否則銅與瓦礫無別聲且無安能鳴遠哉知鐘之所以鳴遠則知人之所以鳴遠有自也余館淨安山房盈盈一水之隔清夜聞鐘洋洋盈耳因題說於壁以爲有志者勗焉

萬東縣志卷二十九  
禱雨文

韋明傑

嗚呼萬邑居山谷間陂塘蓄洩水不以時雨暘稍愆則旱澇  
爲憂迺者自春徂夏霖雨連綿早禾薄收民已告苦入秋以  
來亢暘爲虐晚禾焦枯民情皇皇莫必其命吏茲土者寢食  
不寧禱於爾神亦既三日矣雲欲合而忽散雨欲滴而旋止  
赤日皎皎星河在天意者誠未至神勿格歟抑亦政刑有未  
平賦役有未均奸蠹有未除冤鬱有未伸歟將毋功令森嚴  
逋負歲積莫之請寬荒瘠日甚莫之議恤上控或未力歟胡  
兩年率沐神之庥而今至此極也吏卽失職咎實在吏民則  
何罪願神其憫民之苦赦吏之愆速爲請命於天呼吸雲騰  
甘雨沛至俾坼者以潤槁者以蘇稍救萬一皆神之賜不然  
一日不雨苗其槁矣再日不雨苗其盡矣一方民命判在須  
臾憂心如灼嗟何及矣神之念之能無恫然其無使久疲之  
民重罹災沴而國課將無從出吏之爲罪滋大也是用率我  
士民匍匐申請待罪神前仰祈昭鑒

再禱雨文

韋明傑

天乎而竟不雨耶神乎而竟不請命於天耶惟茲秋旱嘉禾  
將枯以蘇民困則惟甘雨元雲方合胡復開也霖雨欲濛胡  
復止也吏率士民匍匐街衢五步一拜十步再俯雖云以文  
此心則虔惟神有靈胡漠不之恤也將謂民之頑悍宜降以

殃則加派已苦豈堪又重之罰將謂吏之失職獲罪於天則願以身當豈宜遷怒於民繁此田穀非獨民藉以康食將國之常供於是乎出豐年穰穰猶恐不足以應徵求也而今既罹於水復罹於旱三農失望無歲焉有民無民焉有賦吏之降級亦云極矣將不益甚之罪耶昔有令望蔡者歲旱視民田災甚者悉蠲之抗章自劾曰寧吾得罪毋病我民竟獲所請今功令何如而可言及此耶惟神享民之祀愛國之典當爲吏籌之熟矣敢微靈貺甘澍下傾膏我槁苗少冀有成將國與民兩賴其賜是用設爾壇墀齋戒以祈神其如在憫茲微誠倘弗終拒錦水龍山敢忘神祐

禱雨涂泉文

韋明傑

嗟此疲邑苦旱連綿何期今歲又不逢年入夏以來烈日熬煎青青禾黍立槁原田竹山取水震霖方涓旋復浹旬不見淪漣吏心憂皇寢不成眠爰考志乘城之東偏有龍居之是名涂泉亢陽爲虐官民禱焉乃率僚屬親詣告虔干和召災實余之愆萬姓嗷嗷情則可憐願言涓滌呼號于天勅彼龍神或躍于淵尺水與波時一轉旋雲霓望切忍復遷延民力無施徒勞眠胼國課安出吏罪萬千匍匐伏請假詞以宣庶幾終惠仰藉重元

禱雨城隍廟文

韋明傑

某莅茲土已及五稔歲禱爾神皆以雨澤愆期也今四五月  
多雨民獲播種庶幾有秋不謂六月以來正大雨時行之候  
商羊不舞旱魃爲虐穢者不實茨者不秀饑口嗷嗷倚爲續  
命天忽奪之嗟乎痛哉吏實不德召灾者屢民則何辜被灾  
者數躬同父老率我士民亦既沿街步禱而精誠未孚神罔  
顧答嗣當遍告羣神互相默佑竊念神爲一方之宰朝廷勅  
封顯佑歲時奉祀專有責成願神其速請於天興雲致雨立  
蘇槁苗以解民困毋使羣神得分其功憶昔歲旱呼神不應  
擬往竹山禱於石洞忽荷神麻霖雨滂沱行遂以寢至今誦  
神之功茲豐凶之關只在信宿計無復之將吸龍宮之水以  
施法部之仁神其有意相茲行也則亦神之終惠斯民也若  
吏之失職其請以身當之

禱雨竹山洞文

韋明傑

惟茲石洞寶龍之宮源出竹山水經其中前後虛敞深窅穹  
窿空谷傳聲乃蘊靈蹤歲旱必請有感斯通禍今六月烈日  
如烘陰雲作合忽散以風田疇焦卷有害稼種秋成失望責  
在我躬爰遵舊典禱於應龍惟神變化爲天所崇願施法水  
暴雨瀧漉飛甘灑潤大地沖融以蘇槁苗歲事有終農民歡  
呼誦神之功吏亦鼓舞尸祝無窮

聖廟雙桂書事

韋明傑

歲壬申余議葺學宮學博徐君董其事薛君蔡君左右之已  
告成廟貌如故堂廡一新因婆娑雙桂之間見秀色獨挺標  
韻襲人有欣欣而向榮者問誰種之則鄧生文輝移自山中  
問幾何年則萬曆丙午曾未三十年而老幹新枝扶疎暢茂  
廣可偃覆高可參天其有神物呵護者歟嘗聞夫子手植檜  
榮枯關世運汗隆斯文興廢我聖祖肇興於至元間久罹兵  
燹者故根重發盛與初本埒特有異焉則闢乾坤洗日月開  
萬年有道非偶然也而茲胡以雙桂森發亦若與地俱靈者  
然意萬士人文其在今日乎遂進諸士而前曰夫采春華者  
秋則零矣桂不隨桃李爭妍乃於風霜獨秀其色黃其味辛

其位兌孕五行之金氣而體其堅凝運四時之秋氣而同其  
孳歛蓋示諸士以歛華就實之思也是故不可以不植也抑  
又聞之桂枝之下無雜木取桂屑數斗勻布砌縫中草經宿  
卽萎今天下喙喙爭鳴人立一赤幟家立一標榜聖道榛蕪  
不墮於仙卽墮於釋甚且墮於曲學逢世得是桂老竦之性  
爲之闢榛塗掃畦徑使凡芳衆卉無敢與爲伍者聖道其如  
日中天乎是又不可不植也然道嚴而寬教惠而普夫子木  
鐸萬世其提撕在文字其接引在精神上自指紳先生下至  
耕夫牧豎無論得解與不得解其靈明所入靡不沁以天香  
而滌其穢臭况諸士林沐浴元化寢息此中借彼津筏闢我

性靈解脫語言文字人人自有夫子語不云乎如聞木樨香  
吾無隱乎爾則桂豈在樹哉得是說而存之鄧生知植桂當  
知所以植桂之意也而第俗之所期香飄雲外種落人間爲  
廣寒仙本爲邳林一枝則猶有功名之心淺之乎植桂之意  
矣學博諸君解頤而笑曰有是哉桂之爲義大也請因以紀  
之遂勒諸石云

零丁代族人受實作

有序

國朝 辛金澄

邑廩生

族人聯珍字惟上幹練才也康熙甲寅長沙告變 大兵  
屯劄於萬勦平後誤擄聯珍去其子受實才十歲至孝性  
成日夜涕泣欲往求之以祖父母老諸弟穉不果越五年

弟漸長遂決計北行噫可哀也已以其年幼聲僮途中難  
於問訊爰倣東漢戴良零丁體書以授之庶有憐其志而  
指示蹤跡者乎

揭零丁訴零丁可憐失怙苦零丁願君子眼垂青指示前途  
識已經僕本萬載人住居東隅族縉紳生逢

聖代無戰征父子相依甘食貧詎意康熙歲甲寅長沙變起烽火  
驚大軍駐萬旂幟明夜半喇叭鼓角鳴鼓角鳴櫓槍平唱凱  
歸師好光榮牛酒飽喫意氣盈擄得民父給樵薪可憐上有  
龍鍾鶴髮之雙親下有九歲七歲四歲三歲之孤嬰實也較  
長纔十齡八口供養我何能慟哭山阿刷黃精飢腸雷轉合

家呻生死茫茫斷信音地角天涯何處尋諸君子請細聽民  
父名聯珍昂藏七尺眼如星兩脅直豎若劍橫雙顴隆起侵  
入鬢黃金臉兒國字形暗嗚叱咤聲雷霆嗜哩鄉語辨易真  
藍布短衫足裹膝多斤擔子不行去時三十一數零鳥飛  
兔走今五春諸君子指迷津或在山高或水深倘然迎得返  
柴荆鑄金事之天鑒誠

存龍河書院十三經注疏牒

署令 武穆淳 偃師舉人

余承乏萬載已期月於地方利弊與剔慙無毫末補惟得從  
書院諸生童勵朋友講習之業是殷殷也茲屆受代之期爲  
捐廉置善本十三經注疏全部鈐印牒存齋舍俾諸生童誦

復講貫期爲明體達用之儒因之留語曷勉曰古人三年而  
通一經窮經卽以致用漢儒去聖未遠師傅淵源訓詁有自  
宋儒倡明理學而朱子未嘗不以道學問爲宗惟明人行語  
錄空談直欲舉聖人刪定續修瘁一生之精勤思以貽教萬  
世者皆可度架高閣廢爲無用之書良足慨也我

朝經學昌明

御纂

欽定各經說直接古聖人心印今學官已頒有全書惟注疏卷帙浩  
繁虞有無力購藏者故以是書餉之諸生誠能從事於訓詁  
之學其於禮樂制度名物象數之委竟皆可就是而瞭如指



掌物格而后知至宋儒誠正之學不外乎此推而至於治國  
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乎此哉尤願有志之士由經而史而  
子集逐漸購藏用以擴充見聞將見士盡經明行修人鮮空  
疏無用未始非余有以肇其端也余用是不能不有餘冀於  
陽樂之人士矣道光六年仲夏月

禱城隍神文

署令

楊際華

閩縣舉人

朝廷縣設令而卽飭令祀城隍之神春秋致祭惟謹凡以爲民也  
令治民於明而神保民於幽智力所得而及者令司之智力  
所不得而及者神主之水旱螟螣所必求呵護於神也今夏  
五六月邑三遭水患田廬被淹庶民艱食令率紳耆平糶民

稍得安茲早穀旣登晚秧初插官民方共望有秋而蟲復傷  
稼何吾民之多厄也鄉民循俗迎火龍以禳令教以灑油及  
用菸草毒之之法智力之所及者盡於此矣然蟲未殄滅民  
懼無禾惟食爲天歲何堪此際華所不得不爲民呼籲也神  
尙鑒之令果失職則當降罰於令而何爲移禍於民民或應  
灾亦當爲請命於天而何忍坐視其病乞神念無辜之赤子  
培方植之良苗扇以清風浥以涼雨祛彼蠹賊貽我豐年俾  
令所不得而轉移者神實降靈而陰佑之是則神之恩民之  
福而亦令之慶也際華當敬率吾民薦德馨而申虔祝永答  
神功伏惟神察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辰刻虔禱是日申酉戌三刻大雨如注蟲盡殲旃神應何其速也際華謹率士民上神功奮迅四字匾懸廟門以誌神庥 七月二十四日記

書孫孝子事

辛辰雲

老友周茂才融孫爲余述孫孝子汝淑事甚悉非有卓絕奇行可驚世駭俗者也第循服勞奉養之常而返之爲人子心若未能一日盡非真誠所將何以至此汝淑居大關嶺東幼隨父食力椎魯人耳而至性甚著父歿事母胡愛尤曲致寒爲烘被捉蝨暑則扇枕驅蚤每三日必翻掀蓐薦令鬆軟終母身無少間母或有故含怒長跪爲解至於涕泣霽顏乃起

稍違和憂形於色餐頓減終夜侍內寢不離母安然後復初鄉有白馬廟每朔望鄉晨輒具香楮祝親壽雖嚴霜盛雪門未啟肌粟以俟家僅溫飽出必袖錢施丐遇小爭競卽用以解紛糶穀必減價有虧短聽自補償不復索黠者故少齋以欺之自若也意蓋爲母資福云母喪面深墨三日始粥不讀禮經而闇與之合其爲子如此此非至平無奇者哉然而行之實難夫孝本庸行其奇行卓絕皆不幸遭其變者也必以奇行爲孝是爲頑嚚有聖子義慈竟無佳嗣也問安視膳之世子何以云止孝哉且遭變或出強爲奇行容可僞飾惟處順而行其常出乎心之不容已行乎天之不容僞不容已故

不待學問不容僞故無間終身人人可爲實人所不能爲斯  
乃眞孝而可風耳余故樂書之以風世之爲人子者

書宋孝女尋墓事

辛辰雲

余族樹瀛公配宋氏太學生寶之女生而失恃寄養外家郭  
寶好游恆數年不歸母之祭掃闕焉氏年十三思以時展拜  
而未知墓所日夜涕泣夢一婦人撫之曰無慟吾在郭村某  
山若偕季舅往斯得矣氏覺知其母也如言往則邱壠已平  
荆榛縈蔓肆菟無端倪日將暮舅強之歸痛哭坐地誓死不  
空還山下田叟怪而問之因詢其塋時畧指以處斷碑埋首  
微有跡起而剔之姓氏儼然乃封樹焉迄今歲祭兩家無關

人稱宋孝女云傳此事者不一或云白鬚老父爲指墓所倏  
忽不見其說近誕此據氏內姪瑞齡述宜可信昔范從規尋  
祖忠宣墓不得望祭悲號天爲降雨露碣以今視之通夢通  
天誠孝所感一也而得之幼女尤難故特表而出之

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